擊壤録

四編
合冊

863
2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擊攘錄

四編
合冊

863
2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沖堂此文字格依舊不必改書請 公別製校刻序文書編首不亦美乎

先生衰邁脈老特甚萬事氷消纔未蓋棺耳此編存否亦唯賴 公公或叙 尊考嘗欲為僕序行之事因僕乎 尊考相林之歸以前篇中何如

皇紀扶桑字其民于莊席之上亦必有助而成之有繼而美四海恬嬉將三百年于今矣凡其創守之際 君臣上下言行事蹟散在野史家乘國字成册者不可殫紀友人木内伸和隨見隨譯其編彙四時其條當春之日命曰擊壤録蓋頌洪業之美而志耕鑿作息之由也上溯織豊二氏者其先驅也下逮近世諸賢者其後勁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仲和幽處我城東之野遺外勢利課耕之暇手不釋卷
博聞強識其學以經世爲主文不苟作可謂草茅其身
而廟廊其志者矣假使仲和生值其時用當其任安知
其不在多士之林若先驅後勁之伍哉抑仲和此錄卒
業於客歲癸丑是夏墨夷來乞互市繼以西洋諸國
國家始多事矣余讀此錄至征韓諸將及伊達蒲生龜
井（松舍）諸公之事爲捋卷而喟然
嘉永七年甲寅之秋　片山達謹述

擊壤錄序

往時屢軒翁教作文於人先記事而後議論山陽則曰
立言出於賦詩斷斷故爲難記事則就事譯之耳余弱歲左
祖山陽欲用力議論而時赴屢軒社中之文會社友高
洌崑山諸子駁余譯文曰是非冗語添事乎是非放肆
失實乎余然後始知記事之不易也蓋敘事議論不可
偏廢眞西山之所以有文章正宗之選然屢軒之意則
謂議論在學與識如何是終身之業也所謂屬辭比事
非文之本色乎余因謂敘事猶飯也議論猶酒也酒宜
各隨量飯則不可一日無矣翁之教不其確耶讚岐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内伸和來示其所著擊壤録一編譯廢長元和以還之
奇事偉蹟也其文雖而不支簡而詳而缺明蓋其所獨得有
與翁之說相符者焉他日學識之進也山陽之所以為
難矣者其不可廢幾乎哉閱畢而為之序小竹散人筱
崎彌

是係筱翁所嘗題初編者項日四編絶筆乃又取初
編而增減之序次分注亦皆革例則此恐難以冠全
書矣而翁之易實三年於茲不可復起而詢焉今且
仍舊以存其遺芳云癸丗上巳木内倫附書

我邦英雄豪傑之會莫盛乎永禄天正間而乾
綱頽弛篡生塗炭亦惟斯時為甚矣及織田豐臣
執朝憲東照公膺闔職討逆亂掖溺
皇猷于振古開太平于無窮當其際也槃侮折衝
佐之廉靖者亦皆倜儻非常之士不可勝算也而
其節烈義勇雖風尚使然非總攬得人期運有
時則悉能至于此哉自是厥後賢良接武上下
緝仁化慈育澤被四表晝一之政千歳屹然其貽

畢都書記之印不屑写
無已則用族判人代之何如也
亦唯 尊意所在
始末ヲ自序改ムレハ撰者姓名不署
ヲ佳トス然レ尊意不可上也ト木内
順二若ノ五字位ヲノイカガ(或加請之字)大日本人ト
ナリ是モ実ニ非所願ナ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内伸和來示其所著擊壤錄一編譯廖長元和以還之
奇事偉蹟也其文雖而不支簡而詳而缺明蓋其所獨得有
與翁之說相符者焉他日學識之進也山陽之所以為
難矣者其不可庶幾乎哉閱畢而為之序小竹散人筱
崎彌

是係筱翁所嘗題初編者項日四編絶筆乃又取初
編而增減之序次分注亦皆革例則此恐難以冠全
書矣而翁之易實三年於茲不可復起而詢焉今且
仍舊以存其遺芳云癸丗上巳木內倫附書

我邦英雄豪傑之會莫盛乎永祿天正間而乾
綱頽弛蒼生塗炭亦惟斯時為甚矣及織田豐臣
執朝憲東照公膺闖職討逆亂掖溺恢
皇猷于振古開太平于無窮當其際也槃侮折衝
佐之廉靖者亦皆倜儻非常之士不可勝算也而
其節烈義勇雖風尚使然非總攬得人期運有
時則悉能至于此哉自是厥後賢良接武上下
輯仁化慈育澤被四表晝一之政千歲屹然其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内伸和來示其所著擊壤錄一編譯麥長元和以還之
奇事偉蹟也其文雖而不支簡而能明蓋其所獨得有
與翁之說相符者焉他日學識之進也山陽之所以為
難矣者其不可庶幾乎哉閱畢而為之序小竹散人筱
崎弼

是係筱翁所嘗題初編者頃日四編絶筆乃又取初
編而增減之序次分注亦皆革例則此恐難以冠全
書矣而翁之易實三年於茲不可復起而詢焉今且
仍舊以存其遺芳云癸丗上巳木內倫附書

我邦英雄豪傑之會莫盛乎永祿天正而　乾綱
頽弛蒼生塗炭亦唯斯時為甚矣及織田豊臣執
朝憲而東照公膺關職討逆亂掖焚溺恢　皇猷
于振古開太平于無窮當其際也禦侮折衝佐之
廟謨者亦皆倜儻非常之士不啻車載斗量也而
其節烈義勇雖則風尚使然然非總攬得人期運
在時則惡能至于此哉自是厥後賢良接武上下
醇醨仁化慈育澤被四表畫一之政千歲屹然掃

謀之遠守成之固不竢野人贅須也倫也少小倍
先人與聞前世盛烈及讀國乘每見奇事偉蹟輒
抄而譯之題曰擊攘錄適家道迍邅室人善病躬
事南畝不遑鉛槧殆乎十稔今夏稍閑採笈閱之
前輩所記載比比錯出意在雜助愧為蛇足乃痛
淘汰之但其涉睥下遺誦者存錄仍舊不避勦說
之嫌耳嗟乎英雄功略之高賢良政治之美固非
小冊子所得而悉焉他日幸有餘力逐次纂輯庶
乎可以酬素志也天保十五年甲辰中元龍山逸
農木內倫識

元章云自織而諫與諫而
見織者不同都人義烈之
性乃然西土人所絶無

織田公　織田信長小字吉法師父曰備後守信秀其先
出於平內府重盛世事尾張斯波氏為權臣任
上總介更彈正忠當公之時王室幕府衰替極矣
公奉　密勅佐足利氏興中原二十餘州大城安
土以鎮護京師天子賜其績累遷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　少襲立居
喪無禮任放廢事其傳平子政秀中務少輔　疏陳五事一曰
謹言行二曰明賞罰三曰講文學四曰慶祭祀五曰舉賢才
行若期年故態復發政秀自殺公始悔悟深悼其忠
死為創政秀寺親奠祭之

織田總列既立有疎往稱齋藤道三　齋藤秀龍初稱松
人子也年十七以善歌舞仕美濃入齋藤妙椿妙
死因其室冒齋藤氏稱山城守終逐守護土岐賴藝
為美濃國主削髮號道三　聞之託姻好　總列夫人道
之女也　共會富田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其貽謀之遠存成之固不竢野人贊頌也倫也小
小陪先人與聞前世盛烈隸讀國乘每見奇事偉
蹟輒抄而譯之題曰擊壤錄適家道迍邅室人善
病躬事南畝不干鉛槧矧況今夏稍閑採笈
閱之前輩所記載比比錯出意在維卅愧為蚍足
乃痛淘汰之但其涉睠下遺諺者存錄仍舊不避
勦說之嫌耳嗟乎英雄功畧之高賢良政治之美
固非么麼冊子所得而悉焉他日幸有餘力尚將
逐次纂輯以酬仰止之素志也天保甲辰中元讚

岐山 逸農木內倫識

織田公 織田信長小字吉法師父曰備後守信秀其先出於平內府重盛世事尾張斯波氏為權臣任上總介更彈正忠當公之時王室幕府衰替極矣公奉命佐足利氏戡定中原二十餘州大城安土以績讓京師天子賜其綏累遷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少襲立居喪無禮任務三曰講文學四曰慶祭祀五曰舉賢才極言規諭公少悛其行居期年故態復發政秀自殺公始悔悟深悼其忠死為創政秀寺親奠祭之

織田總列既立有疎往稱齋藤道三 齋藤秀龍初稱松波勝九郎山城賈人子也年十七以善歌舞仕美濃人齋藤妙椿妙椿死因其室冒齋藤氏稱山城守經逐守護土岐賴藝為美濃國主削髮號道三 聞之託姻好總列夫人道三之女也 共會富田及

期道三微服出視其狀奇譽異服行列無次既入客館俄整儀貌其就帰途也又復雜然衆噪之道三目送之久猪子兵助（齋藤氏之士後仕中將信忠殉於二條）進言總列實可謂狂矣道三曰吾豚兒輩終必屈首彼狂夫門果如其言

織田公常傷鄙生僻鄉不能弟衡中原因到京師通謁三好氏曰請以尾張一國獻之於執事更得輦下牧馬之地將所屬子弟以為執事先驅長慶（三好長慶阿波人筑前守長基之子世相細川氏執其兵柄既與細川晴元有隙竟逐晴元專幕政遂從四位修理大夫）既嘉其勇將許之松永久秀松山松謙等諫曰今川義元（修理大夫氏親之次子幼入善徳寺薙髮兄上總介氏輝卒無嗣還俗襲駿河國主刑部太輔）強武蓋世乘一鼓殪之豈可常乎公為腹心憂矣長慶乃止

織田公初與松永久秀遊旣於京師公察其為人佯贊稱曰君雄才大畧天下無雙惟恨有一不足可惜也哉久秀問其故不答久秀固問不輟公屏左右耳語曰君懷攪攪之材碌碌甘為人役可謂大丈夫耶久秀遂鴆其主三好義長（修理大夫長慶之子筑前守）拭足利大將軍（足利義輝）以要兵權公因誅之（松永久秀者京師西岡農夫也後熙不羈喜茶事巧賭博家日富給嘗得一釜名平蜘蛛由是起大志欲為邦君適見獄入松波勝九郎櫻有美濃自誤

久秀之逆公蔽民之也而明智光秀遂為豊公先驅天道好還不其然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期道三微服出視其狀奇譽異服行列無次既入客館俄整儀貌其就歸途也又復雜然衆噪之道三目送之久猪子兵助齋藤氏之士後仕中將信忠衛於二條進言總列實可謂狂矣道三曰吾豚兒輩終必屈首彼狂夫門果如其言

織田公常傷躬生僻擲不能弟衛中原因到京師通謁三好氏曰請以尾張一國獻之於執事更得輦下牧馬之地將所屬子弟以為執事先驅長慶（三好長慶阿波人筑前守）嘉其勇將許之松永久秀松山松謙等諫曰今川義元（修理大夫氏親之次子幼入善徳寺薙髮兄上總介氏輝卒無嗣還俗襲駿河國主刑部太輔）強武蓋世秉一哉殪之豈可常人視哉今雖來納款他日必為腹心憂矣長慶乃止

織田公初與松永久秀遊迨於京師公察其為人佯贊稱曰君雄才大畧天下無雙惟恨有一不足可惜也哉久秀問其故不答久秀固問不輟公屏左右耳語曰君懷攬之材碌碌甘為人役可謂大丈夫耶久秀遂鴆其主三好義長（修理大夫長慶之子筑前守）試足利大將軍（足利義輝）以要兵權公因誅之（松永久秀者京師西岡農夫也從黜不羈喜茶事巧賭博家日富給嘗得一釜名平蜘蛛由是起大志欲為邦君適見鄉人松波勝九郎攜有美濃白設

久秀之逆公歟成之世而明智光秀遂為豊公先驅天道好還不其然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姓曰松永仕三好氏掌書記兼攝用卒為之相任彈正少弼

織田公率從者數人微行視五畿而舍於堺浦美濃國主齋藤義龍（山城守秀龍之子弒父篡立稱治部太輔）遣客十餘輩將要刺之公聞之徑適其館瞋目叱曰鼠賊不遜殺而無遺客皆股栗逃還

森長定（森蘭丸三左衛門可成之子）事織田公年甫十三織田公如厠長定從執公刀公寬閒見其算刀室刻鏤之數中者曰公持其刀顧侍者曰汝曹試言此刻鏤之數他與刀左右爭言其數長定獨默然公問何不言耶曰臣既識之公嘉其直便賜其刀爾後寵遇日渥

織田公數虐明智光秀（小字十兵衛美濃土岐氏疏族明智光綱之子幼而孤為齋藤氏奪其邑出仕朝倉氏不得志又仕織田氏遂累功食丹波近江二國任日向守）光秀怨憤將反也朝見歸國森長定密謂公曰光秀有反心臣請逆斬之公問何故對曰今朝光秀就膳哺而不食頃之失箸惘然不自知是必有逆謀也公曰豎子何敢為且渠浴子恩也大豈有反心乎弗聽卒及難

柴田勝家（小字權六任修理進織田氏世臣）封越前總管北陸道織田公誡之曰越前以大國為北道衝院是不可恃恃武力也若無文德撫下則衆心攜貳不能保久吾聞治國之要在審擇左右汝務去讒慝任賢能勿論親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遠邇夫舉得人則百姓安子孫世享福主乎國者不
可不愼也

二條之役荒木村重攝津守知大將軍足利義昭晉懦事終不
成至織田公降因請曰攝州十三郡賊徒割據無所
紛一矣願命臣撫有之公便顧攫饅頭三四貿之乃
夫麾村重曰汝來食坐者駭愕村重神色自若曰主
公親賜幸甚開口直進公笑曰汝眞壯士也乃許其
請

三好氏厨人有坪内某者三好亡後因於織田公或因
菅谷長賴九郎右衛門薦其巧割烹公試命執饌臨食罵

云水煎淡腐何等調餅更欲戮某某請復試焉強而
後可已而大美之令為宰夫某語人曰三好氏掌幕
政於京畿五世矣三好氏筑前守長慶下總守長秀
大夫義継甚在京佐細川氏衛將府事事清高飲膳之微備極雅淡昨
偶用之殆乎見誅今日所上則田舍樣為第三等和
味宜乎其為公所賞也

稻葉一鐵稻葉貞通美濃人世事奇譎土岐氏天文初
寺其奸命還俗起兵滅敵復其故地後與安藤氏家
二子俱補齋藤氏稱西濃三士既而與齋藤龍興有
隙去屬織田公公賜備前日長通長通不悅命其子以己舊名雖髮雖一鐵伊豫守已服屬織
田公公徵倩之邀諸茶室使壯士三人挾伴懷刃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之于時壁上題韓退之藍關一聯也（韓文公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頭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衆莫解者問之一鐵一鐵誦吟為辨其旨意公聞之參戶而入撫其背曰爾一介武將乃能文雅如此自今股肱我家勿有貳心便目三士繹其匕首一鐵夷然徐謝曰君既赦臣臣豈有他乎今日之賜臣固知不在茶故不欲獨享之也因出小刀于袖間公益嘉其贍量

上杉謙信（上杉輝虎初名景虎本姓長尾氏信濃守為景季子世相越後上杉氏輝虎與關東管領上杉憲政約為父子目氏稱髮號謙信任薄正太刀吉光作）足利大將軍（足利義輝）亦喜其天子賜酒下以五龍刀

材武眷遇絶優（謙信是時補關東管領頗賜偏諱改輝虎）三好松永等顧忌不自安謙信遊覽都下路怒三家士不恭命從者誅之二于良其威焰不能發一語

上杉謙信伐北條氏關中半屬焉乃立近衛公（藤原前嗣後更名前久關白植家之子亦關白准三宮為五攝之宗永祿中客于越後）為關東公方自為其管領大會將士於鶴岡祀前行禮千葉國亂（上總介）小山政朝（大丞一作政種）各爭論門地爭位不決謙信謂言曰千葉可為關東八國諸將上小山不可為關東八國諸將下也於是遂和解

上杉謙信巡行部內詣戶隱山祠祠中有祝書數十通

賞真亭

謙信威稜可想李克用之於李存貞輩建其事類此

絶妙判詳

賞真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之于時壁上題韓退之贈藍關一聯也（韓文公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詩頸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家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衆莫解者問之一鐵一鐵誦吟為辨其旨意公聞之參戶而入撫其背曰爾一介武將乃能文雅如此自今股肱我家勿有貳心便目三士繹其匕首一鐵夷然徐謝曰君既赦臣臣豈有他乎今日之賜臣固知不在茶故不欲獨享之也因出小刀于袖間公益嘉其贍量

上杉謙信（上杉輝虎初名景虎本姓長尾氏信濃守為景季子世相越後上杉氏輝虎與關東管領上杉憲政約為父子冒上杉氏祝髮號謙信任彈正大弼）朝京師（天子賜酒下以五龍刀（告光所作）足利大將軍（足利義輝）亦喜其材武眷遇絶優（謙信是時補關東管領頗賜偏諱改輝虎）三好松永等顧忌不自安謙信遊覽都下路怒三家士不恭（命從者名前久關白植家之子亦關白准三宮為五攝之宗祿中客于越後）為關東公方自誅之二子畏其威焰不能發一語

上杉謙信伐北條氏關中半屬焉乃立近衛公（藤原前嗣後更）為關東八國諸將上（總）小山不可為關東八介小山政朝（大永一作政種）各論門地爭位不決謙信聽言曰千葉可為關東八國諸將下也於是遂和解

上杉謙信巡行部內詣戶隱山祠祠中有祝書數十通

謙信病後可想李克用之於李存貞輩建其事類此

絶妙判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詩語悲壯與義武軍城卓
然爭雄並古武弁之作此
爲絶唱

緒閥之偶見武田信玄（武田晴信甲斐守信虎之子世稱甲斐國主祝髮號信玄任大膳大夫）記已文笑曰棄不能以弓矢加我乃詛我於神明與（信玄嘗齋戒趺坐奉僧空海自畫肖像修大威德明王法以呪詛謙信）

上杉謙信尊信儒術正風恤下常延學士講論經史嘗克七尾城置酒高會時際九月望前夜色清朗賦詩曰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鴈月三更越山併得能州景（遊莫家鄉念遠征鼙鼓悲歡而罷

上杉謙信臨陣常戴繳蓬笠著黑綿胴服未嘗蒙甲冑也手把三尺許青竹馬上指麾威貌儼然所嚮風靡入關之日聞先鋒太田資政（美濃守前髮號三樂）陰通北條氏

軍騎馳入前軍見資政少子某（安房守）言好兒好兒當為吾義子直指某而歸一軍望見襌氣無敢發言者

上杉謙信聞石坂檢校誦平語至源三位（源賴政下野守仲政之子）（從三位兵庫頭）射鵺條忽悚然墮淚顧衆曰自

神武天皇以武德戡禍亂君臣相繼英雄接踵及其叔世也王道陵遲神威漸廢不亦痛哉夫當堀河天皇為妖所侵源將軍（源義家陸奥守賴義之子亦陸奥守鎮守府將軍）自呼姓名三彈弓絃妖去不復來而天皇病亦愈今三位雖射落怪鳥猶且須臾早太（三位僕）九刺之而後纔獲之相距五十年武威之衰如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詩話悲壮與慕武軍城早秋爭雄古武弁之作此為絶唱

繙閲之偶見武田信玄（武田晴信甲斐守信虎之子世甲斐國主祝髮號信玄任大膳大夫）詎已文笑曰棄不能以弓矢加我乃詛我於神明與（信玄嘗齋戒跌坐奉僧空海自畫肖像修大威徳明王法以祝詛謙信）上杉謙信尊信儒術正風恤下常延學士講論經史嘗克七尾城置酒高會時際九月望前夜色清朗賦詩曰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鴈月三更越山併得能州景（安房守）莫（安房守）遮莫家鄉念遠征鞫歔而罷上杉謙信臨陣常戴纖邊笠著黒絹胴服未嘗蒙甲冑也手把三尺許青竹馬上指麾威貌儼然衿衽風靡入關之日聞先鋒太田資政（美濃守前髮號三樂）陰通北條氏軍驕恥入前軍見資政少子某（安房守）為吾義子直長某而歸一軍望見褫氣無敢發言者上杉謙信聞石坂換按諭平語至源頼政（三位（源頼政之子野守仲政之子攝津守頼政従三位兵庫頭）射鵺條忽愕然墮涙顧衆曰自神武帝（天皇）以武徳戡禍亂君臣相繼英雄接踵及其衰也王道陵遲神威漸廢不亦痛哉夫當河帝（天皇）為妖所侵源義家（淅軍陸奥守頼義之子亦陸奥守鎮守府將軍）自呼姓名三弾弓絃妖去不復來而雖射落怪鳥猶且須借早太（三位頼政僕）九刺之而後纔獲殪之相拒五十年武威之衰如此況吾生後頼政（三位）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況吾生後三位四百餘年時運可知耳

上杉謙信攻小田原不克欲徹軍鎌倉與宇佐美長尾
耆老定議（宇佐美定行越中守孝忠之子駿河守長尾政景謙信姊夫越前守）部勒諸
將柴田治時年十五侍側言是取敗之道也謙信顧
叱曰豎子何知治時跪曰公無取乎臣今且聽臣去
臣為北條氏追擊之必擒公于酒匂以南耳謙信乃
從其言使治時殿焉遂完師而退由此治時之名譟
於一時（治時稱因幡守為柴田城主後與景勝有郤叛揚其毘竟為所誅）

上杉景勝（小字喜平次謙信之出長尾政景之子為謙信之養子繼領越後佐渡等數州後屬豐臣氏轉封會津百三十萬石尋以同石田反削百萬石移治米澤卒年六十九豐）

下而短身眼光炯炯天性希言笑居恒按劍跪坐一
日其所畜彌猴蒙景勝帽又于坐榻上對景勝而黙
頭景勝乃赧然侍臣始見其啓齒

上杉景勝渡富士川從者闌入船中流幾沈沒景勝怒
揚桴將鞭之衆皆自投水拍浮遂獲無恙大坂之役
近侍輩私出觀前軍見景勝從後來潛伏竹育外銃
先雨下屏氣不敢動其見憚如此

真言宗僧西方院者善繪數百武功終身四十四闕不
蒙一創人呼曰繪坊主（僧都言坊主）其主上杉景勝許著
赤田且與采地六千石不受曰既為緇徒何用大邑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爲哉因食五十石老死米澤

僧天德寺（彦間城主佐野昌綱之子幼而入寺不詳其名）在朝語上杉定勝（中納言景勝之子襲領米澤正二位大納言）曰尊祖管領謙信武威震一世僕尚少年獲侍左右當此時關東人士懼管領如雷霆其出在厩橋城也皆嬰堡自守既而管領率輕騎横行關中數十日衆莫敢出拒者竣其旌旆入鎌京而後始晏然高枕時酒井忠勝（讃岐守下見）阿部重次（備中守正次之子襲父封五萬石增至二萬石隷老中從四位對馬守）等在坐翕然感嘆不止

武田信玄節用畜士一錢不妄費嘗與親臣左右會一

連寺賦國詩俄而菊亭（藤原公彦大納言季孝之子從一位左大臣世爲清華時寓于甲斐）至曰聞有雅事不待招也信玄喜延之上坐因顧寺島甫庵云爾疾詰惠林川公（快川和尚住惠林寺）索梅洞詩集來矣他日信玄謂高坂昌宣（陣正信玄之將）曰此遊豫具十人膳卷而不意公到故託事遣稟也

武田信玄卒祕不發喪北條氏政（北條早雲之曾孫左京大夫氏康之子承父祖遺業庵有關東八州列治小田原相模守）聞之大喜使人報上杉謙信謙信方食投箸嘆曰惜哉失吾一敵手矣曉世奇士天奚遄之死也因泫然淚下

高遠城既陷武田勝頼（諏訪四郎信玄之子繼領甲斐國）驚怖不知所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壌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為與諸臣議辭鋭嫡子信勝（武田太郎）年十六奮曰今也
將士離心四境失守國家覆亡之期也夫命盡計窮
曝尸原野固武人之常也今乃逃竄山林徼幸萬一
將若我家聲何宜燒寶器而遄自殺耳勝頼循豫不
決遂為姦臣所誤客死天目山
武田勝頼臨盡諭夫人北條氏曰女速去歸於
小田原歟亦必不加害也夫人辭曰妾將與君共生
死豈以存亡改節哉終俱死焉
長曾我部元親（小字彌三郎父曰宮内少輔元國世臣
條内政輔土佐國主與三好河野諸族戰勝之蠶食
南海四州後降豐臣氏割其三州位土佐守從四位）

特從將伐讃岐到雲邊寺寺僧見其從騎少謂曰聞公
國富兵強有帶甲數萬今率此孤軍欲以壓全讃諺
所謂用茶筅蓋漱鼎鑊者乎元親笑曰夫器雖有小
大名手所甄陶變化無窮既用三千兵藏土佐七郡
豐及南阿不出數年將遂掩四國何但鼎鑊哉僧瞿
然自失
豐臣公（木下藤吉小字日吉尾張愛智郡家人子也仕
織田公自微者登庸累功封播磨更姓名羽柴
秀吉任筑前守及公遭弑起兵誅賊東討西伐不數
年平定海内賜姓豐臣氏闔白太政大臣辭職後
稱太閤）攻別所氏（別所長治稱小三郎三木城主）侠谷備好（大膳亮）招降
其臣中村忠滋（五郎）忠滋詐許諾出長女質之掩殺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兵千餘公大怒即梟其質子別所氏亡忠滋潛匿有
年許人或捕之而獻公廷謂之曰曩汝多誘叛我兵
我欲獲汝甘心然汝叛子以為君實臣子之所難我
嘉汝至忠今特赦汝給以三千石亙隷中村式部
一氏父曰梟平大一政為羽柴氏將
以功封駿府十七萬石式部少輔軍以展材力人
服其洪度

諸將在朝鮮將連署上書於太閤文祿中豐臣太閤欲伐明假道朝鮮朝鮮
不肯乃遣浮田秀家紹諸將討之身親屯名護屋料理軍事福島正則小字市松尾張人從
豐臣公有擒藏功食清洲二十萬石賜羽柴氏左衛門大夫石田之友嘗順首擊賊滅之移頒安藝備後二州五十萬石性狡三位參議元和五年有罪奪封放于信濃見加藤清正小字虎之助亦

尾張人與豐臣公同鄉常為公軍鋒累功頒熊本二十五萬石任主計頭上杉之亂留在西海擊賊錄黨平之加邑至七十二萬石狡四位侍從肥後守年年五十畫疽碎夫物要簡捷若遇病危篤將遺書何以應其碎耶清正答曰吾欲枕干戈死邊野豈臨終戀戀做庸夫遺言乎故不憂其煩也聚樂正旦朝賀前田利家小字又左衛門尾張人父曰利昌少事織田公累功藏人創食邑府中後屬豐臣公賜羽柴氏筑前守頒加賀能登越中三州百餘萬石治金澤為大老從二位納言卒年六十二贈從一位先於上杉景勝景勝怫然抑之云公與吾同列二子俱參議且為新進云何後吾耶利家不應而前景勝拂衣起欲相刺而死堀尾中村等調護慰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景勝馳取譜諜于其家使未嘗利家陞中納言景勝
竟不能辯疏而止
直江兵部小輔實綱（初名三成更兵部小輔實綱小字與六郎實綱卩氏與左衛門某之子為大和守直江實綱義子）佐山城守（城守）魁岸雄偉而多才辯相上杉氏食米沢三十萬石一日朝會伊達政宗（小字與二郎左京大夫輝宗之子世領奥之伊達信夫等十郡弟千仙臺賜羽柴氏越前守上杉之友以功增封併食二十三郡六十餘萬石陞從三位中納言）出新鑄金錢於懷與諸將把玩焉見弟續在下班揖而觀之曰以金為錢振古所無不亦奇寶乎弟續取腰扇承之政宗以為敬己也已曰卿手之可矣弟續正色對曰僕雖驚下被故管領鑒枝為今主執麾前驅

此手何可觸何暗昧耶政宗赧然
蒲生氏鄉（小字鶴千代父右兵衛大夫賢秀世邑江之日野屬佐佐木氏佐佐木氏亡後歷事織田氏豐臣氏氏鄉繼食松島十萬石住飛騨守屢增封移鎮會津領奧羽間十九郡百二十萬石賜羽柴氏從三位參議卒年四十）謂細川玄旨（細川藤孝實三淵忠薰之子為播磨守細川元常義子冒細川氏兵部太輔足利義輝之遺弒也奉其弟幸不聽去屬織田氏封丹後十一萬石及公薨薙髮名玄旨號幽齋）曰君以博物好事名而未嘗有稱其戰功者武人多缺或損其美也歟玄旨哂曰僕從少嗜文字時時吟哦以遣懷耳何足稱多缺哉且賦性懦弱忻好不缺專攻況於摩旗斬將之難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豐臣公擇曉騎二十四名為行人皆著黃母衣平塚為
廣小字平九郎其先出于三浦氏鎌倉時三浦為重以勳土賦功食武之平塚子孫因氏焉為廣臣事豐太閤封五萬石因幡守與焉為廣勇敢多力殊得公眷公嘗在軍使人召前鋒一將其人反命曰尋來公怒罵曰當此急遽不指呼姓名而止言尋來殆乎誤事機也為廣亦適使於他還見之故報曰方將至矣公笑顧其人曰為廣循然況汝輩乎其見親用如此

細川興元小字頓五郎兵部太輔藤孝之次子兄忠興襲峰山萬石玄蕃頭士澤田次郎助勇而好學撫下有方衆樂為用其妻某氏亦機敏多智石田三成別見之作亂也遣其徒小野木重勝

丹波人世事國主秦秀治織田氏之興歸之繼屬豐臣氏食福智山一萬八千石縫殿頭攻丹後

矯豐臣氏令普傍國中曰為細川臣主執役供事者異日捕而磔之于時次郎助從興元于會津某氏陪

興元夫人在峰山夫人懼敵劇掠急將赴田邊細川氏舉族東征獨其父玄旨留守田邊召近村疾民奉其肩輿衆畏大坂令莫敢到者網野父老聞之網野次郎助糸地相共謀曰縱犯

大禁身被鏖粉澤田君恩誼可遺哉輒揀壯健子弟二十許人來請見某氏即扮作侍妾出慰勞焉

佯指夫人轎曰澤田氏妻在此中疾辭而行乃率諸侍妾從至清瀧乘舟入田邊終獲脫虎口矣此戰次郎助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于岐阜（織元曉惜優贍其家）

有馬豐氏（中務太輔則賴之子双關原功增封頒福智山八萬石元和中移久留米為二十一萬石從四位侍從玄蕃頭）從東照公之出留在大坂邸尋有石田之難大坂諸將建議收從征者好質諸城中有馬氏（部則賴其先赤松氏世食攝之有馬郡因氏焉父筑後守重則賴豐臣氏封三木三萬石中務太輔致仕後薙髮為兵部卿法印別邑三木）道路較近而斗入敵地亦不可保久令吾熟思籌使諸將來促焉堅守勿出邸若其急則有死而已不猶愈於中路見擒奪而受汙辱乎衆感嘆從其言會細川忠興夫人（細川忠興小字玉與一郎兵部卿法眼越中守此歲次玖太輔藤孝長子代頒丹後賜封三萬石從三位參議夫人明智氏日向守光秀之女）縱火自刃舉邸殉之大坂諸將驚罷其議有馬氏終得無事

上杉景勝之反東照公在伏見將親征之加藤清正因山岡景友（備前守近江勢田人落髮稱道阿彌為京內卿法印）上言曰公尊為三公奈何欲輕下于反賊哉僕請代征若衆寡不敵使福島黑田諸將繼之伊達氏襲其後則事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不就矣僕竊慮是必石田治部及諸奉行（石田三成與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前田玄以淺野長政同為豐臣氏奉行）陰與渠合謀以誘公東伐欲舉兵中原挾擊陷詭計矣　公答曰卿之懇情不知所謝雖然吾生長戎馬間苟不懲悖慢如渠者則永貽笑于天下後世也吾欲令卿護（京師）駕下（京師）駐上國有變西南亦必響應卿宜速就國為之備且命卿紗（羽柴）西海軍國事便宜專制焉清正乃如大坂謁豐臣氏嗣子（豐臣秀賴小字拾麿豐太閤之子繼君大坂石田亡後食攝津河内和泉三州六十餘萬石從二位右大臣元和元年據城起兵軍敗自盡）而歸後果如其言

加藤清正嘗謂人曰昔豐太閤薨後加賀亞相備前黃門浮田家氏小卒八郎（和泉守直家之子繼領備前美作二州四十七萬石任河内守賜姓名羽柴秀家兼從三位中納言列大老以與石田友配死八丈島）淺野京兆等（淺野幸長弾正大弼長政之子兼從四位二十二萬石任左京大夫以關原功移封紀伊食三十九萬石從四位紀伊守）相與會飲亞相忽嘆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因數數誦之當是時或為余舉此事余也闇劣不了其為何意也頃年熟讀論語乃有深感於亞相之志矣亞相素無學術晩節好着書若天假之年而至乎今日則其所自處者果何如哉中道而就木誠可惜也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小竹云加藤公恐竟不能使神君釋然

加藤清正自江户帰泊于兵庫津頭會風悟月朗怡然衔杯顧侍御曰聞去歲伊達政宗饗德川公於其邸使妓女圍助奏歌舞公大嘉賞之云蓋公以石賊滅後寰區帰一大國之主如政宗猶忘武樂閑與兒女俳優歡娛天下不足復慮也但西南諸將如藤氏後移遠江又轉紀伊俾伊勢之田食五十五萬五千石移二位大納言薨年七十有他心乎今而後宜微政宗所為以保吾餘年耳於

然終不免者以其忠肝不可掩乎

是散儲蓄陳技樂優遊酬歌以卒其身

堀尾吉晴（小字荒助父曰中務少輔吉久尾張人仕豐臣氏食濱松十二萬石任帶刀先生同中村一氏生駒親正為中老東照公加賜府中六萬石關原後移頒出雲隱岐二州二十四萬石卒年六十九）豪邁不群數建奇勳而自視欿然未嘗道其功也嗣子忠氏（信濃守更出雲守先父而卒）嘗謂曰或問大人少壯功業於兒兒一無所記為之報然願聞其梗槩吉晴輒言汝何不曰僕侍家父多年談于役事也

石田治部之為亂也伏見守將鳥居元忠（内藤家長等（考右衛門元忠伊賀守忠吉之子食天作四萬石彌次右衛門家長彌次右衛門清長之子食佐貫二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石並德川氏世臣 飛機上變 東照公之嘆曰使此地無橋邨臨急猶當創造今却斷之是自速敗也果如其言

永祿天正之際有三駿河守定行武田信玄將駿河守吉川元春 兩兵部 東照公臣兵部少輔井伊直政毛利輝元臣兵部丞浦宗勝 之目至慶長中又有三勘兵衛 石田三成士杉江勘兵衛 田中吉政士辻勘兵衛 藤堂高虎士渡邊勘兵衛 藤 皆以材力剛武著稱

東照公臣本多正賁百助 上杉氏臣川田信親監物 武田氏臣山縣昌景三郎兵衛 皆克厝而以勇悍顯其後福島氏士長尾一勝幼字久之遂其先佐佐木氏至父玄蕃政山路氏一勝初仕北勢神戶氏後臣福島氏貪臣蕭石守東條城政姓字曰長尾隼人佐 亦克厝而勇嘗在大坂之役 公稱為士中之人參

東照公與武田信玄戰于天龍河交綏收軍河西 本多忠勝小字平八郎祖忠豐父忠高世三河東臣忠勝繼佐東照公贊成鴻業封桑名十五萬石任中務大輔慶長十五年卒六十三 殿山縣氏騎數百人追至 忠勝中流回轡大呼而進勢如躍龍敵衆相顧曰平八也 弟先前潰亢敵流中返騎者以為難 又甲斐士初鹿傳右衛門嘗追忠勝 忠勝揮韁睨目叱之初鹿暈倒不能起 忠勝所執雜錦名斬晴吟 豐臣公東征之日出一冑與本多忠勝曰是源判官 源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經左馬頭義朝奉于伊豫守又檢非違使士佐藤忠信（四郎兵衛）之所被也今世雖多英雄然堪著之者汝一人耳忠勝肆受而退諸將咸賀曰子擢卒賤貧窶獨有斯盛昵武名可敬忠勝不悅曰忠信之勇非僕所慕也且彼爵為六位僕與其主判官同列然則吾鹿角胄豈減於此胄耶本多忠政（忠朝兄弟平八郎忠政蒹食桑名後移姬路内記忠朝別封大多喜五萬石出雲守）幼時相共練習鎗技其父中務見而誡之曰吾之少也食祿微而屬隸少故以親提鎗赴敵為急務今也列為藩帥負方面之重進退士衆惟麾之依故為將者宜先務熟練陣法雖然非敢云廢鎗但應識其所主耳

小牧之役東照公使榊原康政（小字小平太父曰七郎右衛門長政三河世臣康政與本多忠勝井伊直政並為創業元勳屢加封領鎗林十萬石進式部太輔爵長十一年卒年五十九）作書以檄于西師數豐太閤苛斂織田氏罪備極其醜詆太閤見之大怒令諸將徂擊之購其首千金當是之時石川數正（小字與十郎任伯耆守三河世臣後叛事豐臣氏）陰通西師欲乘間內應康政與本多忠勝謀為之備數正不能發既而公與太閤和約為婚姻太閤乃請公使康政納幣於京師乘夜親臨其館語曰爾衛務檄暴吾惡吾久欲視爾首級今吾與爾君為昆弟可

復懷宿憤乎此時呂爾為賞爾忠蓋也因奏任式部
太輔冀日大饗庸政使數正為之館伴庸政不與交
一言謂傍人曰彼所謂人面獸心者也數正赧顏竟
坐不能仰視

池田輝政小字古新紀伊守信輝次子襲食吉田十五
萬石賜羽柴氏左衛門尉關原役與福島正
則共為先鋒夷石田氏徙封播磨後加備前淡
路領三州九十萬石進正三位參議卒年五十為

東照公女壻始謁見焉謂公曰往年僕父為永井
直勝小字傳八郎父曰長田直吉世三河大濱村祠
官直勝事東照公為侍臣改永井氏任右近
大夫長澍役直勝轄陣斬池田勝入故云所斃僕景慕其人久矣請速出
之乃相見一揖顧問衆曰食邑幾何對曰一千石輝

政憮然為間曰不意勝入所帶筑露乃為輸直勝
永井直勝安藤直次本姓之助基春之子小字彥兵衛後
稱帶刀出傳紀伊大納言食田邑三萬八千石共為
約為兄弟長澍之役直次殪池田勝入遥招直勝曰
子其以此首為功因與勝入所帶筑露乃為輸直勝
見公曰是安藤直次所獲使臣敢獻左右既而直
次又提池田之助小字勝九郎勝入為紀伊守首來請檢視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没語數入

復懷宿憤乎此時召爾為賞爾忠蓋也因奏任式部
大輔冀日大饗康政使數正為之館伴康政不與交
一言謂傍人曰彼竹謂人面獸心者也數正赧顏竟
坐不敢仰視

池田輝政小字古新紀伊守信輝次子襲吉田十五萬石賜羽柴氏左衛門尉關原役與福島正則共為先鋒夷石田氏徙封播磨後加備前淡路領三州九十萬石進正三位參議卒年五十為

東照公女壻始謁見焉謂公曰往年僕父為永井直勝小字傳八郎父曰長田直吉世三河大濱村祠官直勝事東照公為侍臣改永井氏任右近大夫長淑後直勝南陣斬池田勝入故云竹擊僕景慕其人久矣請速出之乃相見一揖顧問衆曰食邑幾何對曰一千石輝政憮然為間曰不意勝入其先播津人出於楠正行遺腹子池田教正至父恒利移尾張仕織田氏恒興次星崎功賜名信輝常將兵有擢南勝食大山萬貫後伊丹併尼崎兵庫為十二萬石仕紀伊守及公薨削髮號勝入屬羽柴氏之頭化為微禄公聞之即日召直勝益其封

永井直勝安藤直次直次緘帶刀出傳紀伊大納言食田邊三萬八千石共為東照公侍臣少相親愛約為兄弟長淑之役直次殪池田勝入遙招直勝曰子其以此首為功因與勝入竹帶筱露刀為驗直勝見公曰是安藤直次竹擊使臣敢獻左右既而直次提池田之助小字勝九郎勝入為紀伊守首來請檢視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所謂君子之真明

常人所不能

曰衆臣見一壯士擊池田勝入刺之佐倉中不詳為誰而今始知其直勝也公深賞二子之讓

東照公之治駿府也使板倉勝重小字四郎右衛門父曰八右衛門好重仕三河公族松平好景勝重初為僧及兄忠重死還俗承其後天正十六年擢町奉行慶長六年超遷京師所司代從四位侍從伊賀守卒年八十一為町奉行勝重還謂妻曰吾今登

歸而謀之妻公哈而領之勝重固辭不許乃請為町奉行然以一事關心未敢領旨而退允為吏者敗於請謁而請謁從由婦人行自今之後訟獄是非及吾所作為事無巨細汝都勿容齒牙否則遄辭命耳妻聽笑曰咄咄女兒何與政理勝重與誓而起妻

見其袴後戾疾呼曰袴戾矣請整之勝重顧曰汝果背約吾竟不可奉職也妻悟而深謝於是出受命

慶長中與平信昌小字九八郎父曰美作守貞鉄三河人為東照公女婿亦美作守封加納十萬石辭京師所司代政府相議擇其替人本多正信小字彌八佐渡守後正之子三河世臣亦佐渡守執政食八幡二萬石卒年七十九薦板倉勝重東照公莞爾曰佐渡實獲吾心渠必能辦事者於是將加賜采地時勝重為町奉行僅食五百石正信請益封二萬石公有沮色正信曰夫京尹要威重威重因封大苟少乎二萬則難以制衆矣數請不已公終從之勝重當亂世未嘗一被甲冑也關原始平人心易動勝重寬簡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下竭力鎮靖京師賴以安焉
其所經畫創制為後世典型

板倉勝重二子幼而聰慧　公試設疑獄使各自斷之

重宗（板倉重宗仕台德公為寛永番頭元和六年
所司代明暦二年辭免封關宿五萬石享年七
十左少將周防守）請退更詳覈而後以聞　重昌（板倉重昌初
近習出頭人後叙幕下
食邑萬石侍從内膳正）立批是非即時上言在坐咸
稱其敏　居數日重宗書判具奏與重昌所批一一符
合衆乃以弟為勝也　既而勝重從京師來　公備語
其顛末出判觀之勝重律斷因言弟先兄後理應爾
也　公聞其故對曰弟智所至兄夙已覺悟然奉命
折訟當覈思極精要無紕謬弟年少氣鋭負才易言

未免有粗鹵累所以不如兄也（於是衆論始定　重昌
脯内膳稱蓋以周防蘇
方音近言其勝兄也）

台德公時板倉勝重以老乞休　公不允云未得代人
汝自擧之勝重對曰臣久在京不識薪士也無已則
賤息重宗可乎彼固非刱姦夫者　公悦命重宗代
之重宗固辭弗得泣愬父曰重宗不肖何以勝任大
人誤國殊可怨矣勝重笑曰諺不云乎避爆火于兒
我之謂也吾今而後倘祥自恣足以養老也已

青山忠俊（小字藤五郎常陸介忠成之子元和中與酒
井忠世土井利勝俱傳世子封岩槻五萬石
伯耆守寛永中坐事改謫死于遠江）天性強記上從群卿大夫下至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中小吏一聞其姓名見其容貌則雖徐徘相遇直呼
姓名而揖過焉百不誤一人皆奇之一日會集忠俊
乃自稱其姓因言是可學而得也衆爭問其方忠俊
笑曰惟在認風姿鄙秀耳且三家（尾張紀伊水戸）及巨藩諸
公卿等定姓諱記至士庶賤吏則輕侮蔑視是其所
以苦黙也衆咸感服松平信綱（小牟長四郎本姓大久保氏初名忠勝後改信綱知正綱義子始仕大河内氏父曰金兵衛七萬石侍從伊豆守）年僅少獨
黙然無言忠俊顧詰之信綱曰僕憃愚未能信君言
夫如日月五辰人人所知彼衆星坐位名號君能識
否忠俊曰小星碁布彌天司曆家以為三斛米數數

信綱之言無味天字無公映帶

且不能辨況名號乎信綱曰夫三家巨藩諸公位貴
而員寡循日月五辰炳焉易了也士庶賤吏之多殆
踰衆星何以得具悉焉若君庸識強記蓋稟之天也
豈惟在認風姿鄙秀乎哉忠俊不能答

布帛肆茶屋長以者隹節在朝酒井忠世（河内守重忠之子雅樂助正親之嫡孫襲食飫橋五萬石少同土井利勝傳台德公継相大猷公執軸前後凡封至十二萬石侍從雅樂頭寛永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見其佩刀修飾美麗拔而視之
賞曰利刀好鞘武人雖多孰能有如此者乎還刀長
以便言此鞘甚適吾意請少閒摸寫之持而入長以
手握白刃俟之廷中甚久恐為衆所怪欲藏刀袖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而不可乃訴其由於目付而請之目付曰酒井君所
為吾無奈之何是父有其故也長以脚痺不堪其悶見
他目付問其計曰無他惟待酒井君還已日既暎衆
皆退朝忠世獨不出長以乃旁訊群吏獲之於某氏
而歸因謂吾儕市井小人且既落髮混緇徒而驕僭
逾分妄佩美刀宜乎為酒井君所抑即去奢尚儉
常帶木莖短刀

政府每有大議諸老中會於數奇屋及土井大炊為大
老（土井利勝 實水野信元 李子信元 巍死後養于土井利昌 昌土井氏 台徳公之生舉為近侍時、年七歳後相 封領古河十六萬石華少 加大猷公累 將大炊頭寛永十五年始置大老職俠利勝為之正

保元年辛年七十一更於千帖席中人授筆研書以相示且却
四座屏風紙格無少有障礙憲機事泄也
大猷公少時命亟政作一殿俠松平豆州監視豆州即
集衆工賦丈尺奉走催督一夕中便成壁所不備糊
紙代堊比明公來觀而大悦焉土井大炊聞之招
豆州謂曰夫以國家威力一日作數殿何難之有然
大人制事宜期功程今俠少主從欲輒就慣以為常
土木煩興而民竭財耗矣可不慎歟
土井大炊之相少主每有疑議不先自己意訊大旨如
何其言不穩則云事為未晩乞熟慮之蓋欲俠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思而得之也其對有司亦爾與僚屬親故若家人輩討論協謀（議）至再至三得其當而止由是群吏自相勉勵益明習事務客稱其用意之勤大炊曰是非余所創也昔（東照公）殿下將臨紀部命余董安藤帶刀氏觀其所規畫被其接吏是則領之否則掉頭絕無所可否吏退覆議不啻十數余怪問曰何不疾授子意而濡滯晷日也帶刀曰吾老矣將成育人材以貽國家也已每事輒指示之則彼漫然不經意經來取正所以愚者益愚也余則模倣之爾

土井大炊與酒井讃州（酒井忠勝備後守忠利之子襲食河越二萬石傳大猷公進

老中襲加邑移封若狹守致仕後薙髮號空印卒年七十六

十二萬石正保中繼土井利勝為大老左少將讃岐守

並為守成良弼大炊器識宏遠相業最高合

德公之傳幕職親諭大猷公曰今以大政與利勝附汝汝謹勿荒棄焉當公之時停蕃鎮迎送正上下禮分沃強梁黜僭亂新以名位尊嚴大異前世者二千黜戚之功居多焉

井伊掃部（井伊直孝兵部太輔直政次子兄直勝以病廢直孝襲領彦根十五萬石後至三十萬石）

直孝自慶長中葦軍政歷事四世以勇繫國家輕重四十餘年萬治二年卒年七十正四位左中將掃部頭之就封也其臣岡本宣就（岡本半助號喜庵上毛人武田氏遺臣為井伊氏軍師）啓曰法網密則姦僞滋起制令簡則犯者反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百是君則百是臣

今也大亂之後人望至治公始臨國宜有省於斯矣
掃部頭源嘉納之當此之時留守諸臣被麗服相率郊
迎掃部子取棉製胴服及袷衣領賜衆曰草昧之初
人蒙毛冑不遑著便服今四海一統免矢石之危汝
輩宜衣之以償前日勞於是衆咸自檢去奢省費事
從節儉遺風垂今掃部嘗陪世子謁日光廟時不齎
厨具每驛食糲飯其克己如此
井伊掃部嘗巡遊治下見一士在庭洗健馬徑入問其
祿對曰百五十石視其宅極隘陋而有精甲利劍藏
中堂掃部嗟稱即日倍踈其祿掃部郎中騎馬外別
置駄馬百匹闕則補之以備不虞

森川重俊又曰金右衛門氏俊三河騎將重俊嗣為
台德公近侍食生實萬石後老中侍從出羽
守將從殉台德公召子重政伊賀守及親眷子弟遺
言曰武人於軍旅雖小戰宜加愼重昔者相國
公獨坐忽慨然大息余偶侍側驚愕良久請問其故
相國惟言上田之役而已石田之反
上田非之公遂怨石田山道進眞田昌幸應賊據
期圍原竟世以為恨夫誤他事愼勿弛武備褒子若忽此言則不忠莫大
焉言終自剄
與樂寺僧人多為賊所害寶器財物悉被攘奪宮殿購
大索弗獲會板倉防列自京師來衆聞其策防列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樹片板其傍使當手書曰購錢甚少若倍賜之輒上言同黨巢窟於是即日其徒自首而出因得盡補群賊其後酒井忠勝家亦有失物懸購不出或告防列謀忠勝曰被權宜制事以獲賊為職吾既為天下執政不可妄行詐偽陷小人若一索不獲則止而已便毀其榜

大猷公欲去庭中巨石其地閒於殿閣難多用力夫衆皆束手時松平豆州為小姓頭見之即言其傍鑿一阱沒入之則不勞力而城功又嘗召歸人善戲馬者欲觀其技下教構場八代洲側期以明日衆皆云若

其築堤乎事煩而不副急且技訖之後不得速毀之也群議紛紜無所適從豆州曰請集府下竹器匠製巨籠長一丈許者數千列布以草衣之於是衆從其言

正保中世子加元服任大納言將謁告寢廟大將軍命三家諸公（尾張大納言義直紀伊大納言頼宣水戸中納言頼房）扈從老中傳旨三家紀伊大納言艴然不悦曰大命孰敢不敬承然吾未嘗聞同列相從也況以故官陪新官乎卿等必熟典故若有例則見示衆畏憚不敢言松平豆州獨進曰今日廟見者（慕）殿下慶喜之甚欲使諸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俱行議事而已紀伊大納言乃肯
酒井忠勝剛毅有大節處事光明不敢糊塗矣福島正則稱為當世人豪正則嘗嗾其所著鹿角冑重之絡燼于火忠勝不理元和中與從兄忠世及土井青山俱受命傳大猷公其在朝也雖三家諸貴待以等輩無所假貸退則絆趨恂恂不爽禮也及公薨受遺輔政時嚴有公年僅十一國多流言人懷危懼諸老欲祕喪忠勝不聽云是所以生群疑也悉會內外藩牧臨哭乃帥然喻衆曰先將軍彌留之際執余手以託冲子言刻肝膽矢不違失諸君希望大政唯今時為然我將殺吾軀以相敵焉何如保科正之（肥後守下見）松平光通（參議忠昌之子）裴頒（越前五十萬石左少將越前守）齊言海內安寧人享富貴數世于斯執不記其所自哉若夫有往時思亂者則我當禽滅之以聞矣不必煩公也紀伊大納言微笑曰讚列戲言亦宜有時方今誰敢異議者請疾納誓書於是舉朝同之共盟柩前而罷板倉防州見茶屋長吉問近日巷議何如長吉曰有客言執事臨獄先叱其首愬者故人雖有辭臭縮不敢陳也所聞唯此而已防州悅曰誠然誠然吾見其面疑妄構訟不覺發怒是吾癖也非汝告吾則吾幾不

明治文言燭照數計

悟其後防列每坐廳堂置茶臼於傍躬親磨茶而不
見訴者面平心和氣以斷獄事（防列落職稍乎四十年決獄公平稱無冤民善政嘉績往往存口碑）
寛永中耶蘇教徒叛於島原政府議使板倉内膳（板倉重昌）
監督諸軍會内膳病瘧臥牀執政聞之將更選他將酒
井讃列（時爲老中）進曰卿等誠不知士也彼性強毅一旦
承命豈肯以病自廢哉聞之代之必自殺矣今先使
彼征不幸有變乎徐議他將亦未晩也衆言若然曠
日歷久賊勢猖獗恐至難制讃列哂曰姦民結黨孰
復與之且有覬覦此際者不亦便耶除乎於是群議
竟決
板倉内膳討島原賊軍數不利執政議使松平豆列代
之大久保忠教（大久保彦左衛門平忠員季子）嘆曰惜哉使英
雄之士殞乎草賊手既而内膳聞豆列來代已果奮
戰而死
板倉内膳臨終誡其子重矩（侍從内膳正）曰今吾遺酒井君選得監十萬兵統國家大
任死亦無遺憾汝輩遇彼孫子必謹勿曠禮矣重矩
遵遺言敬崇畢世聞者両美之
松平正信（備前守襲食萬石後老中封高山五萬石從四位）
右衛門正綱之子（松平正綱實大河内秀綱）

之子為三河公族松平正親
門大夫少事東照公為近習出頭人既而管轄郡
國貢稅吏務專職垂五十年
事無滯慶安中以壽終其兄利綱侯渡守早卒亘
刈信綱以義子承宗祀正信別為支封性謹恪寡言
隱居讀書尤工臨池技常招諸儒談論為娛嘗語客
曰夫上士搖三寸舌而斃人中士以筆下士以劍吾
儕誤舌頭少許當却害吾軀不可不愼也萬治中為
奏者在職三十餘年莫有一敗事
松平正信每雨雪夙起使人掃去門外積雪不盡則灌
沸湯以注之溝中故雪後過其門者不覆窘於行正
信因言苟欲賞雪擇時與地與人而後可也

土屋數直 民部少輔忠直之子 敦甲斐將士屋昌恒之
孫也 給仕 大猷公自小性組累遷至老中
頒土浦五萬石 為老中時武田信英 越前守 任大番頭
守 侍從侍從但馬守
班位卑降照每歲首數直先遣使者卑辭招信英及
期躬親出門迎之饗宴極豐親侍膳如臣主禮蓋以
其祖為武田氏將不忘舊也于政直 亦為老中侍從相模守 又
復守訓終身不替世以為美事
土屋數直獲罪幽私邸既而聞 口大猷 公朝京師急命家老
具裝家老大驚諫曰君既收大旨屏居有日奈何得
自恣數直怫聽家老會諸臣與俱苦勉留之數直曰
非汝輩所知也今若不從行生將何益於是後大駕

一日輕裝微行詣到京師開舍自守一日公突然
使左右召數直左右皆曰栗待罪於府鄉未有赦命
何以來於此殿下其遺忘之乎公經言栗必在
近郊遣物色之乃大索數日果獲之於西坂客舍
公召見目攝之良久曰此行汝獨不來而可哉便釋
其罪衆皆愕然無揣知其意初數直侍承恩有所
感激頓首自誓曰臣縱蒙嚴譴大駕所往不可不從
蓋以此也

板倉內膳 板倉重矩 官未達栖遲本庵構一堂後園額曰咬
菜軒親栽菜蔬時頒諸友名利澹然他無所營既而

歷任顯職遂陞老中 重矩初襲食萬石萬治三年為大坂定番加萬石寛文五年進老中六年又加封為四萬石八年出攝京師所司代任侍從十年復老中明年又增封領為山五萬石

所至備揭舊額或問其意內膳曰人情及名位顯重必忘鄙時困窮遂至驕溢吾以不才斷執政列幸蒙
時恩家道豐饒正恐其忘幽居之窮生奢侈之心也
板倉內膳嘗獲一角子體製便利費堅不讓硬子常置
坐右撫愛備急小臣某聞內膳不在私取試射引滿
子折衆見而錯愕拘某於一室以待罪既而內膳還
聞之欣然召某褒賞因顧衆曰調馬試子武夫之所
職栗之有力實可嗟稱也若此子臨弈權折危禍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至今乃如此不亦幸乎

寛文中京師俗尚奢靡淫侈無度政府使老中板倉内膳權為所司代且置町奉行両局佐之督察内膳倹朴持己率以嚴正未出三月風化大行焉于時富商有多出金立任檢校（檢校我邦師長官之制其事）人呼曰一夜檢校而利衆瞽官銀及配當（諸瞽欲官者納錢檢校檢校計其多寡授階有差名曰官銀又曰民冠昏喪祭必出貨與瞽者貧富應分多少不俟檢校特領之依諸瞽位次領之謂之配當）銀不問其瞽不瞽也内膳怒下令曰檢校其眼者悉挾去其眼於是皆大懼即日辭其職因囚於獄無幾放還

此等語氣非有蓋于人然當日之談當可想見焉今也或是文亡也

京師富人有難波屋重右衛門者嘗以厚賂窓從聖護院親王（道寛法親王後西天皇同母弟延寶中薨二品）登大峰板舍内膳怒逮之獄會守治橋壞敗因命改造贖其罪難波屋大悦營作完事不用一月息錢且刻姓名橋柱以表其功内膳聞之終身以為遺憾

延寶間三都俗日趨淫靡互競豪華江戸石川六兵衛使其妻託於遊覽勝區著姣衣到京師京師有難波屋重右衛門者即使其妻被紅綾子繡京師圖者往鬪其美既而二女相逢東山衆遥見石川妻服黒光綃染成南天樹形罵言京女服美矣東婦遠來欲何

較耶因審視之其南天實皆敏珊瑚珠於是衆皆愕
眙更稱京女大敗矣

寛文中水户中納言德川光國（子龍麑梅里 東照公之孫中納言賴房之
子襲領水户二十八萬石亦中納言從三位薨年七十三謚義公）備前少將松平光
政（小字新太郎實池田氏武藏守利隆之子領備前及備中二郡三十二萬石賜松平氏左少將天和
二年卒年七十四）會津中將保科正之（小字幸松肥後守正
廣尊子初封山形後移會津領二十三萬石左中將肥後守卒年六十四）皆仁明好學時
人目為三賢

備前少將年五歲始朝見東照公公賜以劍撫其
額曰池田參議（池田輝政之孫也亦將為英物吾老矣恨
不見其成少將即拔劍視之公遽執其柄納之室
曰兒何不畏利刃也及少將出目送曰雙眸閃爍他
日必能干城國家矣

備前少將少時夜常不寐近侍怪問不言一夕熟睡異
常或問其故曰予得賴祖先龍靈守此大藩恒思所
以安斯民而不有得昨偶讀論語始知為君子儒而
後可有成矣積年苦思一旦發蒙所以安枕也

備前少將年十四五見故所司代板倉勝重問治國安
民之道勝重謝曰予唯理商賈紛諍耳惡知國政要
務少將曰當今誰不識君賢請勿有吝勝重乃言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若方盒醢豉而圓七抄之少將默然頃之曰有餘不盡何如曰然吾昔事東照公閱天下英才多而未見年少用心於國事如公者也公之聰敏必將欲明察無所遺漏蓋治大國則不然政不寬則失民心聊以相喻

備前少將一日與酒井大老（酒井忠清 河州侯 大老 老中兼大老 上野介 雅樂頭 子襲領 厩橋十五萬石 自少將進大老）會飲少將面責大老曰君為國家首輔而賄賂公行賦斂日亟在上不仁為下不忠恬不之省何也大老不能答顧而言他

諸藩會朝共賀國家昇平備前少將嘆曰非憂目正吉

如聞其嘆声
今日昇平寧可不思其所
自邪少將之言使憂目氏
一死直為太山也

為東照公死乎三形原（夏目次郎左衛門三河世臣元亀中公與武田氏戰于三形原大敗將死之正吉按轡諫止代赴敵而歿）則何有今日於是舉坐奮然莫不感激

備前少將入學宮聽講諸侯有爭臣五人章毅然誡其老池田出羽池田伊賀曰汝等當注意于斯矣予若百不善汝等必諫而汝等亦當納衆諫中川謙叔（中川權右衛門藤樹先生高足）踰班進曰公今日之言誠國家永久之基也然為人主者宜温顏和氣使人易進諫今公威嚴如此誰其納言乎少將悅謙叔出加世次春（加世八兵衛字季弘亦藤樹門人）謂謙叔曰子何不顧忌諱也謙叔喟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曰吾直欲為國不獲遑自計也

山田道悅侍備前少將衆閒問曰聞公不食數冬何故也少將嘿然道悅固問少將曰嘗聞長湫之役曾祖護國公（池田信輝追號護國）殞於數冬叢中旦此役也非義戰吾故不欲食之道悅笑曰是公之幸也若使護國公於穀田中則公將何食耶少將亦笑而不應

會津中將寬仁愛人用心政事晚師山崎闇齋（山崎嘉名嘉字敬義號闇齋京師人）振起文教士民靡然嚮風嘗親制家訓每月朔朝士大夫講之以為常矣或見其中不言孝難之曰是道之所由生也今置而不載何哉有童

童子猶為此言勸学之故不可誣也

從善如流所以流芳百世

子答曰人之長萬物以一孝字也苟其不孝乎與禽獸奚異故為人之臣子而禽獸其行者蓋不許居我封疆也我公深意或在於茲乎容稱善

會津中將嘗搆一亭於芝浦別邸控引潮水多栽花木以為游息之所一日其臣安西八左衛門更番自會津至中將拉安西觀亭誇之曰海山一望是吾封內所難得也安西默然無言中將詰其故安西對曰此亭以為會宴之資則可若其有變徵兵于國則無地當館將如之何言未終中將曰吾過矣吾過矣即日夷之以為空場安西木強而少文然遭事敢言無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廻避最為中將所愛
堀田氏大手邸泉石清奇殊極園池之勝其花卉多異
域之産貞享中有故被收賜之會津中將松平正容
（中將正之次子兄正經無子継領二十四萬石為
左中將肥後守元禄中幕命改封奥州白河）
將方悉芟除之將吏建群下館舎或謂之曰如此奇
樹與其委於薪炭寧與之市民中將曰斯邸本非常
人所宅（世為酒井氏邸天和中賜堀田氏
酒井忠清堀田正俊並皆大老）若使外人
聞之或疑其捨職事而用情于玩好則非吾志也竟
毀之惟存綠竹少許以作館舎（文昭公時復以其邸
宅地于曲
侖門内）酒井氏更賜正客

京師所司代小笠原長重（壹岐守長祐之弟長祐無嗣
襲禽四年所司代十年進老中轉封
若槻五萬五千石）侍從侈濟守（又改信庸主膳正信利之
嗣五萬石後進老中侍從紀
伊守）代小笠原長重為所司代長重臨歸謹警諸王公
御曰今者松平信茲新出於幕府近侍來代僕職其
人嚴毅諸君勿視猶僕輕躁誤事因語信茲所司為
不仁之甚也儻其有巨罪當益糾治汝等宜繫最重
者其餘悉放之
松平信茲（初名信政改信茲又改信庸主膳正信利之
弟襲兄封額縣山五萬石後進老中侍從紀
伊守）代小笠原長重為所司代長重臨歸警諸王公
御曰今者松平信茲新出於幕府近侍來代僕職其
人嚴毅諸君勿視猶僕輕躁誤事因語信茲所司為
不仁之甚也儻其有巨罪當益糾治汝等宜繫最重
者其餘悉放之
京師所司代小笠原長重（壹岐守長祐之弟長祐無嗣
襲禽四年所司代十年進老中轉封
若槻五萬五千石）侍從侈濟守（又改信庸主膳正信利之
嗣五萬石後進老中侍從紀
伊守）代小笠原長重為所司代長重臨歸警諸王公
御曰今者松平信茲新出於幕府近侍來代僕職其
人嚴毅諸君勿視猶僕輕躁誤事因語信茲所司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理不須役智費慮惟斟酌舊章方圓左右臨事轉化而裁行之已謹勿創新法

元祿中柳澤保明（柳澤彌太郎父曰刑部安忠世食百五十石為幕下士保明聰敏說祕善迎合人意有寵於常憲公薨見登庸任出羽守領數萬石寶永中賜姓名松平吉保後食甲府十五萬石陞少將美濃守）為側用人貴盛用事其邑民有挾保明勢侵削壓下士某邑某怒訟之於官有司畏保明依違不決户田忠眞（銛登守時為寺社奉行元祿十二年中更山城守享保中加最萬石卒年七十九狹四位侍從）獨覆按其狀將延論之時父忠昌（因幡守忠銛義子實忠銛弟子世食田代天和中老中屢移封加賀七萬五千石陞侍從山城守）為老中乃愀然謁父曰昔大人誡兒父子並仕各守其職百事勿相聞兒奉教未嘗廢墜何意有柳澤氏爭界事而一聞之膝下彈冕褒罪兒所不辭特恐貽大人憂耳語未終忠昌勃然變色曰夫循法守正而父被擯斥孰以為不孝懷一身之私何謀勢家非我子也既而（將軍）殿下臨保明邸俄召諸老中群臣折其獄蓋先是荻原重秀（近江守時為勘定奉行）鍛鍊誣飾數告（幕）殿下而右柳澤氏也于時忠眞於座取二家訟書表是駁非逐一淘汰之於是某乃得伸枉也保明深忌忠眞父子竟不能中傷忠眞尋移病辭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水户民有權左衛門者其婦美而貞烈鄰村農夫數挑之婦終弗聽權左衛門嘗牽馬適江户農夫窺其閒夜半排户闌入卧内婦取其夫刀急拔斬之農夫傷不能動婦荐進擊之農夫遂死矣中納言（義公）聞而偉之每過其地召見之賞賚甚厚

源氏名幸子梅溪源黄門（源通條中納言英通之子本朝紳元文中薨）中納言世為朝紳元文中薨女也勝證明夫人（伏見文仁親王之女）歸幕府世子而東下夫人薨後源氏幸世子生公孫家治世子日縱宴樂不省朝事源氏性賢明屢諫之世子怒不復見及世子立為大將軍前將軍（有德公）私命酒井忠恭加納久通（酒井忠恭雅樂頭親本之弟藤兄封領姬路十五萬石左少將雅樂頭時老中加納久通大隅守政直之子食邑萬石遠江守時少老中）使上言立源氏為夫人吾無幾矣幸中祀後待從（細川宗孝小倉六左侍從宣紀之子享保十七年繼立領五十四萬石從四位侍從越中守）為板倉勝俊（修理亮寄合）所刁于朝與歸其邸徜徉閒人莫知其故喧譁沸騰時相顧吏檢索吉良毛利議例（堀田正亮内記正春義子實正春從弟藤大坂城代在先中侍從相模守）曰事固有冥其情者不必膠柱舊典也（先是吉良義央毛利師就恒傷于殿延皆起於怨隙如侍從錯認所致）今渠儼然國主豈二于比乎哉一舉誤事日後朝會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藩必請多從徒屬是自傷國體也因遣使慰喻家人
宗孝不起使子弟傳襲無違焉宜務調養勿以勞意
矣事遂得鎮靖也

堀田正亮俊爽有器局而傷于鄙吝嘗褫前世徒士俸
又屢受贈賄隨意予奪由此獲謗于當世（有德公之老西城置徒士九十人歲祿各七十苞日俸五口夜公廨正亮謂此輩非世臣計其祿俸歲祭三千石不為不多因差其久近頒金遣之又如松平繼高阿部正允等厚賂正亮冒進官階也）一夜有人刻番氏為梟首狀榜正亮門曰堀田正亮為政不平罔上虐下大蔑國憲今且梟示以警世人耳正亮見而夷然比明詣朝與衆相語輾笑不以為意也

寶曆中上野親王（輪王寺公遵法親王門天皇第二子一品准三宮）薨（中御）請官修造中堂及仁王門（堀田正亮（上杉憲房之子世領十五萬石侍從辭正亮大弼致仕後更大炊頭）建議賦役米澤侍從中堂費用夥多將建仁王門殆乎難勝尾張中納言（德川宗勝初名義淳大納言光友薨稱為從兄義孝嗣食高須三萬石及中納言宗春廢代承宗國更名宗勝從三位中納言薨曆十一年）與侍從有姻（侍從夫人納言之女也）聞之招正亮謂曰米澤小國近傷水旱命一役而足也今又營仁王門是出（將軍）殿下（教旨乎將卿等所上請也正亮默然有頃曰僕以親王書詞曰中堂及仁王門故謬為中堂小門也不然則賦他人耳辭謝而歸耶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改命小笠原豫州小笠原忠苓右近將監忠基之子世頗小倉十五萬石侍從伊豫守
更左京大夫時入語曰堀田備彊拱手尾陽
惇信公時松平某縫殿頭為小納戸于時當直之士無尊
卑皆齎臥具若酒食在公宴飲其獨不著一物坊主
怪問其故答曰宿直者非身衛殿下乎我固不敢
假寐安用衾枕之為因語衆昔在大猷公時直士
唯攜一小袱藏剃刀耳今也齎大皮筐多畜珍羞晩
劍佩而酣暢何哉某以廉勤有寵公嘱作事最悪
梳櫛左右幃之某每入侍強為束髮或日旰不起至
徑入臥內衾被醒之

浚明公比六七歲放紙鳶見線絕愀然有憂色左右竊
笑以為淺甲非將器若之以笑樂焉今世子生于檢繩間冝其不相類也既
而命他日風急勿復放焉因顧侍者云衆識其為子
之物也則不得不輟事來告矣子固不欲以吾娛玩
妨下民生業也誘者愧服
大岡忠光小字兵庫父忠利祖忠俊世為番士惇信性任出雲守公立進小姓組番頭公耽聲樂病酒而吃語不可了忠光獨會其意事事稱旨未嘗一見日離左右陞側用人從四位封岩槻二萬五千石以側用人專掌吐納威權赫奕舉世靡從執政以下直日者月盡爭餽酒肴致謝以為常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平武元下見燭不通一信曰直道奉公豈假渠輩顧指乎哉忠光銜之不敢出氣

大岡忠光愿謹而好貨然亦有智量嘗退朝諮其宰我家貲視幾萬封乎宰對曰君今處樞要雖邑入有限不減于十萬封家也忠光憮然有慙色曰吾以菲材膺十萬之養何幸也今悉取我家計以律天下大政可謂不知類哉

松平武元肥前守武雅義子實水戸支族松平賴明之子繼領館林五萬四千石後棚倉元文中奏者進老中復封館林六萬年卒年六十七從四位侍從右近將監被有德公鑒拔傳於公孫時年尚少衆皆嫌焉無幾為老中

公臨薨時召羣左右囑後事為人剛明仁恕綜大體在官四十餘年歷事三世

臣稀復面稟因循為恒易世無革由是侍御傳宣如

田沼意次稻葉正明田沼意次小字龍助父主殿頭意行給仕有德公食俸六百石意次襲任生殿頭事傳信後明西公累見都用進側用人陞老中從四位侍從食相良五萬七千石稻葉正明小字富之助世頒三千石亦近侍西公為謁者加封館山一萬三千石越中守更越前守

陰張威福群小景附紀綱日壞武元正色立朝盡力匡救天下賴以安焉竟其身嬖幸順首不敢公然放肆也嗣人嘗為姦利取精米千石官竊換陳腐又多私鹽菜供草具吏卒嗣食者不勝也武元乃揣其會食出慰勞衆徑取其饌嘗之不悅而入嗣人恐懼屏息數習頗正其容儀嘗下多此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計一百二章

豐太閤與毛利氏相持備中及聞明智變講和收師馳
入姬路黑田孝高（小寺官兵衛播磨入父美作守職羽柴氏參贊機軸任勤斡由次官食中津六郡年未五十致仕祝髮號如水）迎而勞之曰
君有憂色而中情可知矣太閤欣然命大發倉廩藏領賜顧堀秀政（久太郎見）曰我無用於城守今將欲
一局決輸贏何如秀政答曰可也已得勝著矣復奚
猶豫
佐久間盛政（玄蕃允父右衛門盛次母柴田氏曉勇多力有鬼玄蕃之稱）軍敗與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田修理相失潛匿敦賀土人誘執獻諸豐太閤而幽于蜂須賀氏（蜂須賀正勝小字小六更彦右衛門從豐太閤封龍野後阿波食二十萬石修理大夫）太閤厚慰恤之使正勝喻之曰修理死矣我將與卿一大國日後相援視子猶修理也盛政笑却之曰成敗命也何冀而得志公與吾易地耳事既至于此祿以天下吾不敢獨生也且夫刳腹自潔賤士所常吾今延頸待刑者外欲耀公武於遠邇內避吾卞急不忍之嫌耳公嘆云鬼玄蕃固當爾矣乃從其所請露車鮮服遍送都下終死于槇島

竹中重治（小字半兵衛父遠江守某仕美濃齋藤氏守岩手城重治少喪父嗣居菩提城無幾與龍興不諧出奔江州迷仕織田公公命屬羽柴秀吉秀吉之勤渾井平播州重治與有力焉天正七年六月）

辛未年三十六（守後移封府內至二萬石）與客論兵其子重門（小字左京七歲而孤繼食菩提六千石任卅後）尚幼侍坐聽之談酣起如廁重治痛叱之曰何不溺于坐重治之兒貪聽兵話以汙其席誰謂不可

豐太閤之討北條氏政氏政將松田憲秀（尾張守）密使使納款人無知焉者太田三樂（己見）語公曰松田有異心公問何所見對曰彼其材畧非恇懦廢事者今視其營弛備休士又不復偵邏是蓋通情于我也公嘆稱久之顧東照公曰子得二奇卿解之耶曰一為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樂也其一則何公曰子起自匹夫撫有海内渠之胥而併所有失之豈非一奇也耶

豐太閤東征館白川召蒲生氏鄉飛驒守賜會津四十萬石以鎮東陲氏鄉退倚柱泫然山崎定勝古京亮見而賀云公受斯重貺宜乎不堪感佩氏鄉耳語曰非敢然也假令食小邑身在畿甸他日或得展志今也雲山渺茫既為一世棄物得不呑恨乎

蒲生氏鄉年十三侍織田公公與稻葉一鐵伊豫守講論兵法通昔不寐侍者皆睡氏鄉獨在傍傾聽焉一鐵視之云此子警敏必為名將矣公亦器之呼曰忠三郎時公為諱正忠以女妻之殊被親暱

蒲生氏鄉俶儻有大志豐太閤嘗憤外征功不就召德川公以下諸巨帥商議焉氏鄉進言請以朝鮮賜臣臣特率部兵戡定之仍用彼衆伐明則殿下不損一矢而收績矣太閤怡然由是心憚氏鄉不復專委任也竟為石田三成所毒而死氏鄉茶伴有掃部助瀨田伊繁者潛承三成嘱即宴會毒之氏鄉有永訣歌曰軒擬里安倚伐否哥涅怒波奈巴池留閂門乃乎古古魯微慈軒幾巴留乃也摩軒旌譯云花落有時何待促春風底事太忙生亦自知其被圖也

堀秀政小字久太郎父曰太郎左衛門秀重美濃人歷仕織田豐臣氏封澤山務越前食二十九萬石從四位侍從左衛門督賜羽柴氏從東征病卒于軍年三十八令多賀某出雲守監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北庄城某悞事被譴怒而亡命秀政惻然竊遣人贖
以黄金十枚既而手書其封紙藏諸笥底顧侍者曰
苟有益于事矣百金不足愛否則此十片故紙不可
徒棄也汝輩勿歸吾所為秀政温雅有經綸才及其
卒舉世莫不痛悼云使斯人也移式于四海必能勝
其任矣蓋微言欲其執天下大政也
堀秀政之祿士也坐起食飲給仕左右可一月以觀其
内行既為奏者出納群言又可一月以察其外事然
後與之俸邑容有敢望欲去者慰喻曰我惜不餐子
心可憾矣為資財物而遣之及其得所主慤懃寄託
馬於是將士感服莫不傾嚮也有人嘗記其過失二
十餘條榜示城市家老見之怒請窮詰處罪秀政即
著衣袴盥嗽三徧曰諫誨懇切誰復至於此者是天
佑我也十襲藏櫃以為家寶因大改更法制舉材能
寛課役賞罰公平黜陟得中世呼曰名人左衛門
豊太閤嘗言方今陪臣如直江兼續山城守堀直政原姓奥田
氏稱監物堀氏之老其族食三條五萬石賜小早川隆景毛利元就第三
子出嗣小早川氏為左衛門尉後封筑前三十四
萬石從三位中納言卒年六十三雖潛伏下僚然委
以宰執任不難能也隆景風格俊偉智量絶人最為
公信重一日公與菊亭右府藤原晴季左大臣公彦
之子從一位右大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圍棊 德川上杉諸老皆侍焉公乍遇刺扱子沈思
久之顧諸老曰當此困阨縱有隆景之智亦恐不能
施也
小早川秀秋 木下家定之子豐太閤夫人從子也為小早川隆景養子繼領筑前亦從三位中納言左衛門督關原役助備前美作二州四十七萬石無幾卒無嗣封除 德川公有猶角績後領少
襲封驕悍拒諫屢戮重臣群下騷然或稱病不朝或
挈家出亡 稻葉八右衛門齋藤角右衛門堀田勘右衛門等皆攜妻孥而去 平岡重
定 石見守貪邑三萬石 獨執臣節從方規誨秀秋不悛太閤乃
遣山尸正弘 玄蕃允封太聖寺五萬石 佐視國事秀秋又陰欲賊
正弘太閤怒收其封放之越前重定分疏請罪更因

德川公救解得以復國
前田慶次 前田利大人利久義子 大納言利家之從弟 或云龍川義太夫之弟為利家兄藏
家以禮律己嘆曰人生貴適意縱食祿萬鍾有所屈
折非吾志也將去加賀謂徒去無趣時隆冬浴室多
貯冷水託茶宴邀利家言今日寒甚臣謹具浴以待
利家悅裸體入盤方覺見欺怒執慶次慶次有駿馬
名松風預裝置後門於是急騎而亡既而聞上杉氏
新移會津招四方遊士往仕之食五千石嘗與諸年
少會話志賀與摠栗生美濃等載相語曰林泉和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我公所禮貌彼其面目可憎吾每相見恨不一拳也
慶次笑言我且試之乃脫衣敗笠偽參律寺觀者入
門低回賦詩示和尚和尚奇而延之坐談及奕碁曰
汝能與吾對乎慶次曰諾乃賭撲鼻頭先輸一籌請
罰和尚辭曰吾儕緇流如何傷人不可為小指彈之
及慶次取贏故亦擘賦曰凡夫撲佛子冥譴可懼矣
和尚曰吾罰汝汝不罰吾理乎慶次乃揚拳極力毆
之和尚暈倒衄血淋漓二子聞之捧腹失笑

長連龍 九郎左衛門 奉王訃平清盛事不就竄于飽登 父連繼 對馬守 兄重連 九郎左衛門

長谷部信連 仕高倉王為兵衛尉 治承中

並事飽登守護畠山氏畠山氏臣溫井景隆 備中守 三宅長盛 備後守 逐君奪國深憚長父子嫉武偽和請盟
伏甲殺之連龍時為僧在幸恩寺聞之大憤還俗起
兵攻取伏山斬其黨屋代某 越中守 進陷小竹番塲數
城屢敗二子懼約分有其國連龍請命織田公
公許之遣前田利家為飽登國主連龍又為利家伐
上杉氏復其侵地飽長景連 長與一上杉氏之將先是間魚津爭戰 藤飽之 棚木據之 公偉其功賜書褒之由是遂臣前田氏領飽登
半國三萬五千石其子安藝守好連又亦以勇力顯

木村重茲 常陸介父隼人佐某以功封滨重茲嗣傳關白秀次 至十八萬石及秀次敗賜死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除自越前入覲前驅士所持鎗脊路傍樹枝脫鞘重
茲見其刃鋪痛誡之親出己鎗欲觀而辱焉發鞘視
之鋪更甚矣重茲默然少之曰主將所執猶尚如此
況於奴輩乎宜時時簡閱勿忽也因叱左右疾驅從
者失笑（重茲一作師春）
日根野弘就（備中守）將使於朝鮮介三好某（新右衛門）就黒田
如水貸銀二百枚使事畢而還與某俱詣黒田氏致
謝談話間如水召家人云嚮所得鯛魚割為兩段鹽
藏其一烹一以饗二君二子聞之意頗不平既而出
銀返之如水怡然變色曰曩日適周公急已若知公有

意償之則吾決不應矣却而不顧二子始服其洪量
小早川隆景數明兵于碧蹄館也敵乘勝張皇我軍頗
危懼焉布陣未接鋒會黒田甲列（黒田長政小寺吉兵衛如水之子襲
領申津十五萬石仕甲斐守次關原功移食筑前
五十二萬石從四位侍從筑前守卒年五十六）單
騎來省隆景顧之曰我遣栗屋（四郎兵衛尉達伯）井上（五郎兵衛
蒼守）前驅恐彼輕遽損事子為我詢督之于時天寒甲
列戴冒絮於是大喜更被所齎水牛兜而進衆望見
相目云大水牛來矣今日必勝一軍奮躍甲列時年
二十餘為衆信服如此
黒田甲列言我總角臨軍績勞行聞然而衆論寒寒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讓乎淺野左京（左京大夫幸長）者何居豈以吾不能紹我父乎蓋謂如水智勇兼長殫正則否以故左京特發聲聞也（殫正少弼長政幸長之父小字彌兵衛尾張人以豊太閤友婿親近用事遂掌奉行職封甲斐二十二萬石從四位侍從）

黒田甲州每薙軍揮鎗而進與衆爭功世子忠之（小字滿德元服為右衛門佐賜姓名松平忠之元和中嗣立從四位侍從筑前守）行跨服禮時栗山備後（栗山利安小字善助兵衛稱備後）黒田圖書以下（圖書四）重臣具在焉母里但馬（母里友信小字但馬太兵衛）以朴直殊為世子所親昵呼曰爺爺但馬乃抱世子從容語曰郎君夙成善記爺言夫先衆陷陣及敗致命騎士之任也郎君務修將畧以摠攬群英勿襲父公之故轍甲州勃然不悦曰我少時嘗受卿等誨督然若朝鮮關原事一出于吾肺腑爾後昇平雖行陣稍劣而不敢輸卿等也況小兒輩安望乃公耶但馬哂曰欲使少主不為暴將而公何悻悻也甲州益怒按劍奮言為兒罵父果何訓哉但馬曰夫良將更事猶不自足焉今公賴士馬之勁一時僥倖以之誇張此取敗之道也而當身鋒鏑亡士不顧是下無益于己而上損國家之重寄也且將卒異功剛柔應變唯備後能審此理願時時討論以完藩帥之大任矣更撫世子首佐然不動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好調停

與任座單獨全一美談矣

後在外與衆飲酒聞之踉蹌而趨跪言臣昔侍如水公肆小笠原宴禮請為公行觴奉壷而前甲列欣然舉杯謝云不圖今日始煩卿手也備後因睨但馬曰吁狂夫盍來一獻焉又親酌之顧左右曰好勇可喜公也無謀可懼亦公也狂愚可憫但馬也誠忠可託亦但馬也黒田家隆盛唯是斯時不歌不飲何日快樂庶幾諸君砥礪戮力勿遺公家之急矣竟極歡而罷

黒田甲列歲首宴栗山氏酒方半忽言予在焉恐衆不能飲也乃起母里但馬故大聲呼曰公曷不小駐歟

短小佼黠亦有不可侮者

語使年少輩酣暢也此公麤剛故態未愈一炙頃上痛懲之何如甲列佯為不聞而去

石田三成石田宗成小字佐吉父藤吉衛門為政近江人也豊臣公之鎮姫路仕為書記以敏辨多能特見寵任及公一紗字内與淺野增田等共為奉行職累加封至二十三萬石進從四位治部少輔更名三成三成建議改度天下田畝定賦稅法又禁民間藏兵器由是郡邑大小皆戸口綱稀可得按焉而兵農判然招島勝猛島左近對馬人為臣豊太閤聞而訝之謂三成曰勝猛國士豈汝曹所能籠罩耶汝何術致之三成對曰臣第分半封而賓之耳時三成食二萬石太閤惻然為增其邑後賜澤山城領二十三萬石因博延諸國儁傑不次祿用如蒲生鄉舍小幡信世等蒲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備中初稱横山喜内近江人仕蒲生氏鄉食梁川萬三千石及蒲生氏削封臣于石田氏小幡助六父曰上野介信繁上毛人美而多力仕三成食二千石二子皆死于關原皆為之仇牙故雖

十一日 敗就擒而群下效死力者蓋以此也

石田治部與加藤黒田等七將 加藤清正黒田長政福島正則池田輝政加藤嘉明淺野幸長細川忠興 有違言奉德川内府旨解職將就其邑澤山島勝猛諫曰臣察 内府近狀不有異謀必有異心矣然我黨諸將如備前黄門 浮田秀家 還大坂觀望薩摩宰相 島津義弘修理大夫義久之弟義久用兵力畧東海西九列會豐太閤西征削其六列令義弘代立食本列及大隅日向六十萬石賜羽柴氏參議兵庫頭坐石田黨而廢 元和中卒 亦屢遣伊集院幸侃 右衛門大夫忠棟削髮于曰幸侃島津氏之老

彼鄉而君屏居曠日 勢屈氣索誰復應之 為今之策密徵兵澤山君率三千人為中軍 使臣及蒲生備中舞兵庫各將二千乘夜縱火街市豫布暗號冒烟亂擊臣徑從豐後橋先登二子繼之以火箭射德川氏子統交發視機而進 且分兵斷其走路則事不待轉瞬而決矣 假令 内府逸必不出於宇治小幡而致諸壓下也若不幸取敗 枕城而殉以報太閤而已君請熟慮焉 治部默然勝猛屢言之竟弗聽

六角義鄉 故近江國主六角義秀之子義秀以病託國于叔父義賢就閑自養義鄉繼領十八萬石 右兵衛督 妾阿萬美姿貌石田三成私誘其父多良尾道

賀（多良尾彦七近江人雇髮綱道賀）欲奪之道賀不肯因諧義鄉于
太閤褫邑竄逐焉關白秀次（豊臣秀次小字孫七郎太閤姊夫中村彌助之子為太閤所養継為關白）聞之先納諸聚樂三成慚憤遂陷秀次
以大逆誅及其妻妾
石田治部之被囚也東照公召鳥居成次（小字久五郎彦右衛門元忠次子封谷村三萬八千石土佐守元和中傳駿河大納言以譽直綱）喻曰石田三
成為乃父宿仇今與之汝甘心屠斬以慰乃父之
魂成次喜延諸己營饗勞懇至明日送之麾下謝曰
先臣效命孤城固盡人臣之職耳臣於三成非有積
忿領恩旨亦一宵而足矣敢謹還上焉公咨嗟久
之曰云渠之清衷不減乃翁
大谷吉隆（大谷吉継小字平馬其先出于平貞盛之裔大谷盛亂世屬豊後大友氏大友氏仕羽柴氏于姬路食俸百五十石後為奉行改名吉隆從四位刑部少輔頃歳賀五萬石）信而智初
因石田氏事豊太閤荐被超擢參與機密後病癩而
盲三成之舉兵也陳其不可苦止之弗聽乃謂人曰
吾與彼旦暮比肩今知其必敗而棄之不義輒與平
塚為賓（因幡守）戶田重政（小字半右衛門歷仕織田氏豊臣氏任武藏守）等經
略北陸遂會三成于關原及西師崩潰將死之為賓
亦書絶命歌副以甲首二級贈之吉隆云是僕之祈
于獲聊留別左右今僕先焉公必継之吉隆即顧姪

國立國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僧祐玄執筆口占答賦自刃而絶

關原武成之後本多正信（佐渡守）上言上杉氏之老直江兼續首與賊合謀尤是逆虐縱納景勝降不戮渠無以振國憲　東照公曰夫諸家老如吉川宍戸（毛利氏臣）米津澁井（佐竹氏臣）野村新納等（島津氏臣）皆為三成所欺誑以導其主于亂也豈特一兼續哉今從汝言是自示不廣而非所以慰天下矣乃召兼續親諭之曰聞爾無男而有一女取正信次子（對馬守更大和守）女之以託爾餘年因賜邑五萬石兼續感泣而退於是四方反側之徒一時帖然安其堵

岡豐前長船越中並輔浮田秀家為勲舊重臣越中死其子紀伊（小宇又左衛門）不肖及秀家役于朝鮮令紀伊留守而豐前從在釜山浦病而華秀家臨視之詢其後事豐前力疾而起斂容謂曰臣欲一言效愚忠久矣知君不能用故緘默而已秀家強問之不對潛然盟曰吾憑御等力得有今日況屬續之誠何敢忽諸豐前乃屏人聞語曰君欲永保邦家則謹勿納紀伊之言但長船氏不可廢也宜使彼給仕外庭矣言終而歿果如其言（豐前子藏人襲父職孫任越前守）

備前黄門寵信長船紀伊委以國事紀伊薦其黨中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次郎兵衛為近習頭（中村自歩卒舉食二千石）中外倡和大張威福遂懷異圖結石田氏以自固焉浮田信顯（七郎兵衛忠家之子秀家之從弟左京亮）戸川達安等（肥後守秀安之子亦肥後守相浮田氏食二萬五千石）數請斥之黄門不從乃密與花房岡二子（花房志摩守岡越前守並食一萬石）議毒殺紀伊（既而黄門用中村讒禁錮四豊臣氏時掌奉行職封八上五萬石增田仁右衛門亦為奉行頃郡山二十萬石從四位侍從右衛門尉）于時有客題其門云（前田玄以初入處山祝髮稱德善院織田信忠召祿之明智之變奉命出走輔幼主）長盛之所（一齡難補兮備前筈使令）子上請欲誅之（德川公不允放之前田玄以增田）岡之兒兮眞可疑黄門不悟卒壞其家

備前黄門之嬖于關原也親臣左右無一人侍獨新藤三左衛門黒田勘十郎二士在側相倶歎曰君進佞任姦放黜四老亘于遭此之辱矣黄門怛怩乃從其言遣於薩摩及黄門謫于八丈二士復隨焉東照公聞而祿之後賜黒田於島津氏以其請之也

浮田信顯以關原勲封津和三萬石（一云四萬石或以為濱田二萬石恐非）除出羽守更姓名曰坂崎成正成正為人肥黒而有勇氣大坂之役德川公見城中火起顧左右曰誰能拯我豊夫人者吾必厚酬之衆相曰無對者成正進曰賞賜之命臣不敢期也今日臣有一死以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殊恩耳直衝烟焰而馳竟奉夫人還公特感嘆之
呼云當千之士謂汝也耶
越前中納言松平秀康小字荻麿東照公次子年十一為豐太閤義子任少將三河守承緒城氏後食十萬石石田之亂留鎮東土以備上杉氏此歲移封越前六十七萬石正三位中納言在伏見邸召見妓何國產其念珠用水晶陋之親脫所佩珊瑚念珠賜之觀舞畢愾然拭涙曰海內婦女何限而彼稱為第一流女兒若我則未能為第一流男兒也噫

丹羽長重越前守長秀之子襲領八十萬石爲豐臣氏坐事削奪食小松十萬石賜羽柴氏參議加賀守黨石田三成及其邑及台德公立思舊誼而祿之寛永中襲封十萬石白川城主之老江

戸三郎右衛門初稱傳十郎豐太閤時隸丹羽氏以虎武聞及長重亡封隱居于京師越前中納言招之與邑萬石越前士朝倉大也亦僄悍多力嘗嘗首冢者再矣于時修武一揆者斬級三十三起墳莫之各曰首冢嫉其超進己上在朝傲然睨之曰上國所謂勇士者其技何如江戸曰上國之士一鎗拉千軍已不以瑣瑣斬馘自負焉大也不能答更話笑云江戸娼婦之鬼今日復出矣江戸怒曰汝眞大也歟扣刀而起坐者救解得無事三郎右衛門子前及丹羽氏襲封婦石見有故去越仕襲稱三郎右衛門

可兒才藏少有勇力以篠為旗衆呼云篠才藏才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老而益健時時穿甲跨鞍馳騁山野或謂之曰士雖有雄心年暮步艱恐不如少者也才藏掉頭曰否不然亦惟顧其質何如耳常尊信愛宕神曰余必死于神忌矣果以六月念四沒臨沒洗浴戎服杖薙刀踞胡床從容而絶神色不變人以為一奇（才藏墳在豊後言顯碑曰尾州羽栗郡人可兒才藏吉長）

可兒吉長之隷竹内久右衛門亦驍悍吉長常分與半俸長秋之役吉長坐其主秀女事而廢後仕福島氏領七百石又割三百五十石畜之

毛利秀元（小字宮松中納言輝元養子實輝元叔父備中守元清之子及輝元生秀就退避之長府）

慶安中卒從三位參議甲斐守自朝鮮還饗勞將士班以有功吉川廣家（駿河守元春之子從四位侍從藏人頭食岩國六萬石）宍戸隆家（元就之女婿備前守）並為左右坐首及行酒先觴三刀谷監物觴畢古志清左衛門笑曰臣之次也進受酌有地九郎右衛門怠緩其左脅拉諸膝下將奪之杯古志右手抽刀不敢遽下手徐仰見秀元曰公遂見允于臣耶秀元即起和解之使二子各自舉杯衆喜其弘雅

三刀谷孝和（助監助物）清和源氏之裔世為豪族屬尼子氏朝鮮之役隷毛利輝元（小字幸鶴大膳大夫隆元之子就之嫡孫父早卒承祖後任右馬頭豊臣氏起附之仍食安藝国防長門右見出雲隱岐備後七列百二十萬五千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列大老從三位中納言石田之敗坐削五列領
周防長門三十七萬石薙髮號宗瑞寬永中卒 以勇
略著後遁于京師及輝元黨石田也其將惠瓊武田
安藝人入東福寺爲僧名
惠瓊仕毛利氏住安國寺 遣人慫勸歸仕孝和不肯
謂客曰治部必敗矣夫
征今使島津抗命誘致之鎭西乘間徇畿甸而來擊
之則事或可庶幾也渠反其策不敗何俟焉因助細
川氏守田邊城以拒西軍孝和後仕紀伊大納言
福島正則從東照公在小山石田治部竊欲取清洲
誘守將津田繁元備中守正則之舅 曰衞門以太閤親姻已
陰款于大坂請子速納我兵繁元欲從焉大崎長行

小字與一郎更玄蕃初仕木村重茲領
前部稱鬼玄蕃後爲福島氏將領城主 怒曰不見我
公子書如何納他人耶敢來則梃城而死耳輒分兵
據陴馳報于小山會 公訊正則清洲要地誰爲留
守焉正則具狀以聞 公深嘉之後常語左右關原
之利以大崎長行折衝清洲也福島士後長行
亦臣于紀伊
甘糟虎氏備後守 上田人仕上杉氏舉於阜賤爲將領食
白石三萬石與本庄繁長越前守福島城主 齊名石田之亂
與繁長等各據其邑備伊達氏會族子登坂式部聞
虎氏不在以邑應敵遂坐屏居不許見當山義眞小字
彌三郎民部少輔義春之子下總守爲德川公私致諸京師傳旨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恤且勸之仕約與二萬石取教書示之虎氏辭曰臣失守而廢固其宜也況以君黜臣生死何憾今雖辱大命不敢換舊君之誼矣公擊節感賞曰誠忠如斯使人益恨不至也

上田宗古（上田重安小宰主水歷事織田豐臣氏關原時從大谷吉隆抄略北陸竟坐竄廢削髮號宗古）喜茶事嘗獲罪幽于淺野幸長所幸長請而臣之食祿萬石和歌山有土木役宗古帕首著黃帔衫監督卒徒年少輩竊相詬訾云我藩富饒矣茶湯頭陀猶且萬石幸長乃召宗古解佩刀與之曰外間紛紜之言何足蒂芥若有緩急當用此樹奇功也宗古頓首謝言他日臣當鬱刃以效酬報矣衆又詈云宗古何鬱鬱備血邪鼠血邪不知孰用也及樫井戰宗古揮鋪而先殪山縣三郎提首上謁睥睨左右曰公等專門武士今日却輸於猶鼠頭陀歟衆慙伏無言而罷

眞田幸村（小宰源次郎安房守昌幸次子仕豐太閤為左衛門佐娶大谷氏大坂之七死之年卅十六）入大坂為謀主東照公使其叔父信尹（薄正忠幸隆季子隱岐守）招之曰給田萬石幸村辭曰臣嚮獲罪竄伏於久土山（石田之友幸村共父應之據其邑上田塞東山道事平後父子放於高野）自分餓死今遭右府（豐臣秀賴）甄拔將八千兵大恩未報不遑顧他也公令復言之曰若能來我必封汝於信濃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村怒曰吾既奉右府命唯有一死耳豈見利而遺義哉倘或東西修睦則吾寄食叔父於關東曷較俸祿多少耶願無復來恩我也

長曾我部盛親 土佐守元親之子小字右衛門太郎仕宮內少輔慶長中父卒襲封為土佐守黨石田氏禍封遁吾京師號幽憂應豐右府招被誅為豐臣氏將敗藤堂高虎小卒與右衛門近江人少遊仕淺井織田諸家終臣于羽柴秀長食二萬石仕佐渡守尋佐其子秀俊攝軍事及秀俊卒太閤與大洲七萬石關原役歸順增食二十萬石後移伊賀幷伊勢田至二十七萬石左少將和泉守于八尾及大坂城陷被執 台德公嘉其材武命監吏善視之盛親出一胄囑吏曰是藤堂勘解由所著也前日吾預知我軍不利決意野戰冒藤堂氏陣獲其將數人 藤堂氏隊將藤堂仁右衛門藤堂新七桑名彌次兵衛及勘解由皆死于八尾獨勘解由督衆奮鬪所向摧靡吾深悼其死願子為我輸之彼家以為後嗣榮觀也時人傳稱其厚意

黑田父子受封中津 計國中拒命者平之獨城井鎮房城井彌三郎世為城井谷不服如水誡衆禁攻擊焉甲斐守長政私與後藤基次 後藤又兵衛父曰孫兵衛某播磨人襲之不克而北馬誤沒淳長政斬其駿逸欲出之按轡趙超遙見基次過呼曰汝棄吾而亡耶盍來助焉基次裂眥罵曰潰亂如此部屬且不能收何有於一馬君第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走不顧而去既而長政恐父之讒截髻屏居其徒皆
從之基次遊處自若黒田攝兵衛詰之曰世子猶忍
詬自殿然于厚顔出對於人耶基次笑曰勝敗兵家
之常一蚓混喪何以督士衆今者不利他日當戰捷
自贖也且每敗斷髮髮何日長矣如水聞之竟釋而
不問

岐阜之役黒田藤堂等五將黒田長政藤堂高虎田中吉政桑山直晴戸川達安留備大垣聞三成出援織田氏織田秀信小字三法師中將信忠之子右府信長之嫡孫父祖之遺弒也尚幼為群下所擁立居安土食三十萬石豐太閤時徙岐阜進從三位中納言黨石田氏軍敗遁于高野馳赴岐阜會城既陷轉抵香島與敵

隔合渡而陣時雨後水漲諸將議未決高虎見後藤基次戴銀冑在下列目長政曰夫夫也銳敏何不前而詢也長政謝云群議所難家人輩安敢辨焉高虎不肯舉扇招之就問其策基次毅然厲聲曰諸君已失戰期今遭此奇會又何議焉祇當冒水而死表赤心於　内府也已於是諸將遂亂流而進獲克捷焉福島正則之破浮田氏于關原也其將福島丹波瞰敵兵緣林而遁遣騎要擊焉後藤基次亦遥覽之馳報丹波曰急追之丹波哂而不應須臾其騎反効首虜基次拍掌曰何神也其後衆謬傳丹波因基次成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丹波意甚不平居數年基次有故辭黒田氏將赴京師繫纜宮島丹波聞之為福島氏慰留之基次曰余非三萬石則不仕也時丹波及尾闇石見俱為正則老食二萬石正則竟不肯使丹波辭焉語次及闇原追擊事丹波正色訊曰爾時吾曾不受卿之制然使衆疑於我者得非卿欺世自功耶基次微笑曰我二人者智略相敵矣我固不制于子子詎制于我乎不思之甚丹波默然既而語所親若使外人置對必當百口辨析而渠一言屈我宜乎其不立於我後也後藤基次在小熊備細川氏黒田長政與細川忠興有隙及同封西海接邊境因使井上周防守黒崎千塚氷雪守高取而基次小熊萬石以警不虞而與其主筑刕頗不相得嘗因其子隱岐事益懟之隱岐坐事廢錮氏而自盡曰余已為孤獨莫復望於世既而次子又一寵侍筑刕筑刕遊博多張散樂以又一善鼓同伶工合奏又一意不屑焉馳咨諸基次基次憤曰既竇斥隱岐又辱汝賤役我君何暴也遂攜家而亡細川忠興聞之遣騎迎納焉筑刕大怒數請還之忠興弗聽事方急德川公密令忠興出基次於外於是忠興設謀送之從容語曰吾素與長政相悪今又搆怨已甚矣卿為我詳論彼短長以貽他日戰勝之方耶基次

對曰微君之言臣固將欲告也彼實強大今君不仰
外援而與之爭武其敗必矣然以術誘之易與耳方
其接鋒也縱彼馳突排一隊銃手左右徂擊蠭其突
騎三兩人則必獲筑列矣以彼性剛毅不肯後於人
也衆稱其回護舊君以直報怨

後藤基次為大坂將屢抗東軍及夏役出陣平野　德
川公父子遣人說降之約與播磨基次曰東方氣勢
熾赫如日之升西則衰弱難保旬月去弱就強非吾
之志也且也受其養而貳其心可乎不肯因私使者
曰當今將士孰如余之榮夫重寄聽余者為明韓宣

威豐國公之嗣君而殊賞招余者亦為人臣無上之
西大將軍也抑我軍雖儻矣然吾在一日支一日十
日支十日今也拜命之辱第須速死以酬幕下盛意
已果先諸將陣亡既而　公諭黒田長政曰基次烈
士宜繹其子弟也長政潛焉對曰假令彼生存將終
赦之矧死後耶於是其族出仕諸國無所訊問（基次次子）
又一寓細川氏其子又右衛門竟臣之（季子治兵衛鞠於外舅三浦主水冒三浦氏世事因幡）

塙直次（塙團右衛門初稱須田次郎右衛門遠江橫須賀人）獲加藤氏諫削髮號
鐵牛寄食妙心寺嘗與大龍和尚約赴人家齋後期
而至和尚不悅詰其故直次徐徐就席答曰一輒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才弟文武惜辛不遇知己

到請無怒君駕大龍吾鐵牛和尚欣然喜其辨給

塙直次初從加藤嘉明（島池田諸將為海道先鋒東石田三成加食松山領二十萬石寛永中移會津為田十萬石從四位侍從卒年六十九）在南海闕原時率徒屬而進誤逮嘉明節度

嘉明詈曰汝駑材終身必不解為將帥之道矣直次快快常病之嘗題詩其舍柱曰不啄江南滴水高飛天外一閑鷗去仕備前中納言（小早川秀秋）不得志又仕尾張中將（松平忠吉東照公第四子從三位中將薩摩守）嘉明意甚銜之無幾中將逝國除更應福島正則之招客于廣島

嘉明遞親請正則鋪之直次流落多年後入大坂為將領一夜督兵襲蜂須賀至鎮（阿波守家政之子仕長門守關原後代立更阿波守以大坂功增食淡路至二十五萬七千石賜松平氏元和中先父卒）陷其營

塙直次既所阿波營有功聲名籍籍東西講和後東入與之相識者爭相問慰焉林半右衛門獨不往直次訝之訊客曰林生義士必不遺故也斯役家居耶不知今何仕或告其從池田氏在天滿營直次使人讓之曰知友皆枉顧獨何獨見外之甚林對使者辭曰昔者嘗與子講兵俱矢一旦會風雲位至上將不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執銃刺擊非烈丈夫也子年未滿五十不可謂衰矣然纔得為偏裨而據胡牀擁白旄以自莊重焉是僕之所惡聞而所以闕然也直次於是於邑飲泣歎曰林言良然余非敢渝約也余曩以無能為加藤君所擯今忍枝癢坐督衆者欲使君知吾將畧也素願成矣無復遺憾他日有變則必揮戈鏖戰暴骨原野而已果如其言

松井佐渡有吉賴母同為細川氏勲舊佐渡臨死誡子弟曰士當專力於鎗刀也若他嗜好或損其名吾行陣多于賴母而次然聞外間之言以勇目彼謂吾特辦智而疏于武無他技可矣以吾旁好吟咏屢執使事也故士詘解捽戰則雖無他技可矣

播磨宰相池田輝政二子利隆小卒與一郎襲父封領播磨五十萬石從四位侍從武藏守母為中川氏忠継小卒藤松分封備前三十萬石從四位侍從左衛門督賜松平氏各是異母出宰相卒利隆以冢子嗣立而忠継別封備前其母常欲除利隆使忠継併宗國忠継數諫之弗肯忠継乃私要利隆矢曰兄欲省吾母弟必與共焉若忽忘斯言則萬死有餘憾矣利隆深韙之每執謁北堂使人報昔焉一日母氏供饅頭利隆將就而食忠継急止之云請先徘賜奪其賭嘗之母氏及左右皆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色忠継顧利隆曰味鱸矣兄勿敢下箸利隆曰我豈
可使吾弟獨頒乎哉取其餕啜之無幾兄弟寢疾
相継而死世人哀之以為二子乗舟之遺美
芳賀内藏允初為播磨宰相記室宰相之破岐阜也命
芳賀裁書報捷幕府俄而硝庫失火流丸逆空聲震
天地芳賀執翰神色自若宰相器之乃試之吏事吏
事亦善理遂舉用與最近二千石尋從其子利隆在大
坂役時前軍請排脊利隆遣芳賀視之芳賀臨敵營
馳驅矢石雨下而不少動徐按其地理揣遠邇而還
後與番大膳並執其國政

番大膳番氏明尾張荒尾村人父藤左衛門仕池田氏自僕圍擢用大膳継為重臣已為池
田氏立大功大坂冬役池田利隆為監軍註誤遂坐觀望不得見待罪西宮時遣大膳于二
條申理國老伊木長門謂之曰是繫國家存亡御克完事耶大膳頓首曰如事不成有一死耳出短刀于
懷視之竟廷辨爭以表其無異心列國老芳賀内藏亦以新進執政
與之齊名然國人請事或有寃枉而造大膳大膳輕
允之不能審辨之君前内藏則勃然謂其人曰是豈
可聞公上事耶他日入論其情不明不措言若不見
聽則犯顏苦爭召其人諭曰汝前日之言幸以我公
仁恕故被察納已是以内藏臨庭事無凝滞百廢具
舉論者曰大膳明寃一時之績也如内藏闔國生霊

所係其澤遠且大矣竟以此判二子輸贏

加藤清正博募材勇加意簡汰嘗云吾鑒士多年不得其方時取相書試之亦無其驗唯其為人貞慤則必有勇矣加藤嘉明亦云幹敏之人雖一時成績而斷然自守不以榮辱存亡變其志則非貞士不能也況貪夫佞兒趨利銜功乎備前少將松平光政常誦此語以為法因言國有佞諛是畜賊也為人牧者可不慎而辨哉

加藤忠廣主計頭清正之子継領肥後七十二萬石從四位侍從肥後守寛永九年坐事奪封配死庶内嘗語家人云吾甚欲多力以其得重襲堅甲免矢石之難也飯田直景飯田覺兵衛後事黒田氏食二千七百石進對曰多力何益夫先公數十百戦未曾蒙一創而威震明韓然其所著不過一箇弊甲已苟時否運替高城深池不足恃豈時筋骨之頼乎哉忠廣默然直景出攬涕大息曰父子異心不啻壤矣加藤氏之鬼吾不知其所享也

山口重政小字長次郎父曰平兵衛盛政其先為周防大内氏大内氏時盛之孫任世移居尾張共于盛幸姫以山口氏焉重政與父偕仕織田公而屬佐久間氏長沢軍後從亮慶長中坐大久保忠隣事削籍喪邑家居及大坂兵起欲以功贖罪私率子弟西上而隷井伊氏直孝年少執麾亡儀

藏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重政為指授之直孝士諫直孝曰公請勿從彼誨否則他日之績人必言彼之力也直孝頷焉既而其子重信伊豆守奮鬪而死重政躬赴諸直孝曰豚兒果遂山宿志矣言畢噓唏直孝默然不賞又無弔慰之言由是二家相隙重政卒不得旌表衒恨而歿寛永中以天樹夫人諸賜重政次子弘隆萬石三千重經五千石襲其舊封松平豆州為和二氏重經從之弘隆竟不肯

台徳公時命淺野長晟揮正大納言三萬石長政次子食備中国半國于継領紀伊轉封安藝併備後半國為四十三萬石從四位侍從但馬守

遣龜田高綱亀甲大納言初稱溝口半之丞淺野氏之老董工事成而壞者再矣公巡視時高綱言昌尉屢崩也高綱對曰臣握土石無情臣無如之何矣役竣賜驄馬勞之高綱因土井利勝大炊頭辭云辱領盛貺感懼無已但二毛之衆臣心所不安也利勝聽其言為請更之

成瀬隼人成瀬正成小宇小吉父曰吉左衛門正一世臣于徳川氏正成年十七以長湫役指揮恊旨拜統于將慶長中為老中隼人正出相尾張大納言食犬山三萬五千石菅嚢安藤飛州安藤直治小宇彦兵衛帯刀直次之子襲食田邊三萬八千石為紀伊相飛驒守需紀匠鍛刀驗刃不利因請更鑄且戲之曰聞公已試之貴國而銛矣而今如此蓋尾人骨髓不如紀人易斷耶飛州輒答曰否不然是尾人無腕力也紀人則不論

鴟嘴十字鍔高綱所執鍔下坂忠親之作鴟嘴形為韜栗蔽色云未嘗崩潰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利鈍應手作用耳隼人有慙色

紀伊大納言為世子時以良（十一年老從二位大納言薨年八十）舉擐甲禮井伊中將（井伊直孝）來執謁賀曰妾儀英發必為良將矣若國家有事臣奉世子前驅以竭股肱之力左右歡呼稱善水野重良（對馬守重仲之子繼頗新宮三萬五千石淡路守）獨不悅詰中將曰公非幕府宰輔邪且吾在斯愚得使外人佐我世子矣重良與安藤義門（小字千福飛驒守直治之子繼為田邊城主帶刀）久野宗俊（故久能城主民部少輔宗秀之子田邊城主丹波守）俱傳于紀國而為新宮城主也

台德公時青山忠俊（伯耆守）擢自書院番頭與土井利勝酒井忠世（雅樂頭）俱傳世子忠世莊利勝和而忠俊剛直三子一心調護于時以為妙選世子有不善忠俊依法諫爭若或弗從則曰臣言無可取速刎臣頭便投佩刀而袒造膝請死二子又乘間恪沃為通其意是以每忠俊見左右凜然世子以此殊憚忠俊

大猷公時青山忠俊以言獲罪竄于遠江　台德公每言其寬　公頗幡然未及復其身而死慶安中賜其子宗俊（因幡守初共父廢錮寬永十年起為書院番頭食邑三千石戊駿府正保元年大番頭尋超遷大坂城代從四位侍從延宝中以老辭職封濱松六萬石）以小諸三萬石乃召之便室親喻之曰昔乃父以義率子子駿而不悟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使乃父怒謫所今聊祿汝以報乃父之誠汝亦佐
我子猶乃父之於子矣因為之泫然
大猷公少時世尚佩玩堀田正盛（小牢權六父勘左衛門正利為幕府番士正盛以春日夫人外孫給仕左右自小性組番頭進近習出頭人矚老中寛永十二年封河越三萬石十五年後松本七萬石十九年又轉封佐倉十二萬石後四位侍從加賀守及公薨自裁殉之）獻一刊部様描金香撞公撫愛眞左右酒井忠世見之訊其所從來公報顏顏侍者云是加賀所上忠世正色曰彼席寵恃恩後靡蠹主乎取而粉碎之因規公曰昔東照公見尚食所穿袴而異之問其名曰柳條公怒黜之曰海內納平人將就安而汝

先著奇服為奢侈率是又亂天下也為不下箸久之
祖考嘗微防患如此公少思諸
堀田正盛初與酒井重隆（實金森氏出雲守可賴之子命為酒井忠世義子冒酒井氏食邑三萬石山城守坐詐病不朝放于備後及正盛頗佐倉嘿恨不食死）俱為大猷
公近侍寵幸無比每有恩賜兩人必共而莫有殿最
嘗至同日並封三萬石其後重隆獲罪貶謫會歲首
正盛夢其門所標雙松無故中折意殊惡之語家人
曰吾與山列實為公門雙松照渠已以客冬摧今春
不圖至我身也正盛奴有户平者戇直寡欲常從而
拏鎗聞之進言新春夢兆松折而本存吉孰大焉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公必為信列松本城主也新春與信列音近訛混為一也正盛欣然為解顏此歲果移鎮松本正盛之後松本與户平三百石為士及轉佐倉倍與其祿户平辭不受曰臣以鄙陋濫膺大邑朝儀官法端端乎如身被桎梏願後為奴以執洒掃已因自髡竟身

大猷公莅馬場門召四部伶人張散樂於八代洲限以七日令士民縱觀焉因築錢作山任觀者取婦也日暮畢衆爭先攫錢踩躪顛仆公聞其多死傷三日而輟所餘悉與之乞兒又嘗放鷹抵高田駐駕一望時太田伊平在傍公遙指田野戲之曰子佇立聞汝駐周彼地任力取之伊平即揮鞭而起馬蹄所

不及評以為周地東以其有寵莫敢詰者竟得田可五六百石矣

大猷公時海內殷富風俗漸華板倉重宗周防守于製草鞋一兩獻之公曰是東照公之所常著也昔者公教臣軍中草鞋之制以此樣為便臣今尚能模倣之殿下或有所用他日更上幾兩而已

水野勝成小字藤十郎更六左衛門和泉守忠重之子東照公之內弟少從征伐有首功很戾不羈許父旨出奔歷仕西海諸國不得意慶長中還京師會伏見有變入請自倣封二萬石從四位日向守晚號宗休慶安中以壽終公喜命忠重納之襲領其

鎮西十餘年備嘗酸辛一旦折節痛自創艾遂奉公少時無賴獲譴亡命流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命承父後行己愈恭撫衆有恩元和中封福山十萬石監九州諸將嘗有舊臣食三百石者閒勝成田于野見曰臣嚮不自量辭籍今也竝仕越前俸祿千石而竟難換君眷顧之情是以忍羞歸來唯君憐之勝成輒復與其舊邑勝成致仕後其人與作州（水野勝俊勝成之子寛永中代領其封亦從四位美作守）有慊而去勝成聞之嘗作狂曰汝遺故喜新好自尊大蓋尚江户風習也耶夫江户者海内所朝宗貴賤異等上下懸隔固其所也如汝曹一隊將領不可不務諳下情與衆同體矣渠既不屑重祿而歸我縱有微罪須寛假以取其悃誠耳渠

而旦不飭容況卓犖驕悍之徒不應繩墨者乎今汝舉措如此吾懼水野氏之祀不能耐久也

岡崎城主水野忠善（監物忠元之子亦仕監物之山川寛永中移田中轉吉田正保二年又移岡崎五萬石）旁招四方名士（處士二本松石京小山小田郎足利内藏允赤松律師龍遣寺某松本某一色左京等十餘人或以門望或以技能不次祿用）講究軍政嘗自謂吾奉密旨監尾國而不諳尾城虛實何以副急哉一夜赴南護屋竊測外湟淺深邏卒訝是盜漁狼之其後又覘有土木事執奮為丁入城候視焉會尾張大納言（德川義直初名義利甲斐又移尾張併美濃信濃田為六十二萬石十六年從三位宰相更名義直進從二位大納言慶安中薨年五十一）親巡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見忠善潛伏櫓下急命左右捕之忠善預匿善馬于門外因疾走而出策其馬去納言大怒思所以報之與成瀬隼人（成瀬正虎隼人正為尾張相犬山城主）謀揄一解事臣為處士干仕者游于岡崎忠善喜其餙稍親近之居三年具記城中有亡及忠善日夕言動遺書而還忠善切齒深以為恨

稻葉淡州（稻葉紀通左近道通之子襲領田九四萬五千石淡路守後後稱智山食封如故紀通操下慘澹衆情匈匈流言諸叛事不絶白白般除封）之其友止之曰聞幕使已上途輸城期迫矣然計簿散逸非子無辨識者今且待了事為未晚也正吉乃期其小祥與故舊會妙心寺（妙心寺中雜花院為稻葉氏塋）淡州墓前進香畢賦歌訣衆從容執刀遂割腹而死年三十九一時嘖嘖時稱其做節於亂邦也（種田正吉稱勘九郎父曰喜左衛門正義世臣稻葉氏食俸二百五十石正吉有子尚幼稻葉濃州撫而祿之稻葉舊臣列亦存其後）

古田兵部（古田重恒大膳亮重治嗣子實重治兄子襲領濱田五萬四千石兵部少輔）憙而嘯常稱病不朝又作絶家臣而不視事嬖人山田成高（山田十右衛門石見野人之子以面首舉食祿千石）嚮侍側于時嬖幸時拔者以從死為例成高恇懦圖罪兵部而廢之已免其患招其老古田左京西林外記等泫然泣曰我公喪心矣嚮手出寶刀數柄命僕椎碎僕百計拒之不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旦乞緩期而罷焉衆驚愕失色成高拭涙徐言是非
僕一人所能制也他日事急必報之諸君諸君疾來
與俱苦爭或得無虞矣衆咸俞之成高乃告兵部公
養府多年外庭時之陰奉左京子謀不利於公臣亦
佯與盟而得悉其議也請公先斷之兵部大怒伏壯
古士于臥內使成高召諸老遂掩殺左京等數人外記
獨得免而想諸幕府兵部聞之自盡成高亦處極刑
古田氏卒絶其祀

小幡景憲 小幡勘兵衛本姓小畠氏祖山城守虎盛遠江入門應中後甲斐佐武田信虎有功受諱字君守貝津父豊後守景命冒小幡氏亦我貝津攝麾下軍監甲列人父祖世事武田氏武田氏之亡其父殉節無幾德川公平
甲列博祿忠義子弟景憲時年十一始臣于德川氏
比十六遺書辭俸出遊諸國盡力武技公嘉其志
追止之不及大坂役以攻功復婦食邑千五百石爲使
番景憲益用意韜略就彦根士岡本宣就半助研究陣
法又徧詢武田氏舊臣甲斐士如早川幸豊廣瀨景房辻盛昌小宮山昌久等皆隷事武氏軍監未就而卒首唱武田兵法以立一家言時人稱曰甲列
流寛文中以壽終于家九十二士庶隷門者二千餘人

小早川飴久 小早川式部故久留目城主小早川秀包之子毛利元就之孫北條氏

長等北條新藏其先福島氏左衛門大夫綱成之玄孫綱成為北條氏綱女婿受北條氏北條氏之一門其孫氏勝帰徳川氏是為氏長祖氏長四歳而孤寛永中為歩行頭轉歩兵卒将明暦中大目付任安房守最為其高足

内藤帯刀内藤忠興左馬介政長之子襲領岩城七萬石徙四位帯刀延宝中卒妻妒而悍侍婢一與帯刀言則或絞拉之或刺劇之所被傷數十又帯刀殊憚之一夕帯刀入内小臣土方大八從焉妻迎之闇外一婢執燭在側帯刀顧握婢手妻變色而入索薙刀追帯刀攉走出大八故徐歩無下妻進來撃之創淺不死既而知其大八驚謝云吾父厚償之汝勿以介意他日使帯刀増與其祿且

語之曰嚮妾欲同君伏刀也已如此者數矣帯刀終帯缺制

奥平傳八族某欲佐傳八撃奥平隼人寛文中卒都宮城主奥平昌能之老奥平内藏與同僚奥平隼人論事憤死其子傳八想寛不止二人遂削籍放逐其族分黨相助隼人絶為傳八所被其妻年尚少乃送之舅家訣之曰吾今日遣汝汝更嫁他人無貽父母之憂矣妻驚問其故弟答曰妾已侍君數年一朝無故棄捐將何顔見二親耶俯而泣某不得已語之曰吾實欲與傳八氏共死也第令事就而坐法亦不可知恐以斯累汝耳妻即自抜其髻斷髪視夫矢曰請君加餐努力妾不幸無復

見君則不敢執櫛沐矣某遂事之後訪其妻蓬頭縗
髽細毛衝髻而生而固結如故
土佐山内氏世尚淳厚對馬守忠豐（松平忠豐土佐守忠義之子明暦中）
（代立食二十萬石從四位侍從寛文中卒）
雖外臣賤士遇諸路下輿答之故衆嘩其勞焉見駕
（長治刑食三次五萬石因幡守）亦嘗見一騎士下拜歎云我本士族
過則遑先避之淺野因幸（淺野長治但馬守長晟長晟以冢嫡襲父封）
與彼何別今賴父祖餘蔭居然自貴獨不愧于心歟
每接衆虛己為禮
備前少將恒言長於國家者恩威不可偏廢夫有恩無
威則慢而陵上猶騎子不可用也若但任威嚴則面
從而心違遭變離散矣是故恩以懷之威以肅之黜
陟公賞罰公正而後可以有為也雖然公之與正
必在先悉下情矣既不能悉下情恩威果何用哉抑
斯意也自非尚論古道則不易領會也已
酒井修理（酒井忠直讃岐守忠勝之子修理侯十二萬石從四位侍從）襲領若
（祿六年致仕十三年薨）東覲經
中尾張時家人怒耻夫不恭斬之修理乃送其人于驛
外一寺而賜死尾張中納言（德川光友大納言義直之子慶安三年繼立元）
聞之命捉寺僧逐之曰士與奴
刑固不等而修理為我戮之可謂厚哉今不於其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而遽託諸野寺蓋有所惜也然渠拘拘小義而不能亡則寺僧何不為請命吾聞佛以慈悯為道為之徒者雖罪人之死宜不忍坐視也況非其罪者乎

中山勘解由（中山直守故北條氏臣中山家範之曾孫後仕丹波守）以瞻勇稱天和中擇為巡捕官擿發姦伏屢奏奇功于時有賊魁鶫權平者（權平鬻鶫偽賈衆謂之鶫權平）兇很多力遂為勘解由所逮捕一日權平就鞫斷縛挺進拉勘解由勘解由一攫投之五六步命吏誅之然勘解由竟病創而卒

常憲公時堀田正俊（小字久太郎加賀守正盛次子分封萬石備中守自奏者陞老中賜）

安中四萬石（天和元年大老左少將更筑前守後領古河十三萬石）以冀立功進大老加邑至十三萬石尊寵握權頗有驕色貞享中與稻葉正休（伊勢守正吉之子襲食五千石天和中補少老中加封一萬二千石見守至此絕後）爭言被刃于廷此日朝賀群公陪列老中即命停禮且宣言稻葉顛狂傷堀田（既伏誅矣水户中納言（德川光國）曰刃者果狂乎被刃者不殊而誅之可乎當是之時舉朝相率訪堀田氏納言獨攜世子及諸公族造正休宅懇弔慰家人而還

水户中納言襲封初朝顧衆曰昔有一酒肆釀極醇美遠邇爭購富軼他肆無幾其所蓄徇病而鬻客客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日稀絕以衰絀卿等幸加為我家癡徇矣又嘗諭刻
物奉行曰食貨出納不可不慎焉事事欲利於內則
必害於外不如彼是同得其所也因笑云譬諸情慾
宜如好女色不宜如好男色
水戶中納言初不甚嗜學比十七八覽伯夷傳深有所
感悟恨其趙兄為冢嫡有掛冠避世之念憚忤嚴旨
而止及襲立首請二姪為嗣竟完其志致仕後棲遲
西山茅舍矮檐不過容膝僅數人率取諸卮弱不
堪公事者而不用婦女文史逍然自適林泉恒言吾
亦欲無罪而着配所月源納言顯基諱遂不復出于城市也

嘗一應　常憲公招遣府朝請于時　公需其講經
納言曰某素不閑講說也今且誦所聞可乎因牧大
學至在止於至善拱手色莊曰周家永有天下蓋本
於文王之敬止也已
常憲公將立德松君為儲嗣私詢諸三家水戶中納言
對曰　先將軍之捐館以故甲府宰相（徳川綱重小字長松）大
猷公次子慶安中封十萬石後加甲府為二十五萬石正三位參議左馬頭延寶六年薨　早卒
殿下代之則當先立今宰相（徳川綱豊即文昭公時正三位參議）以
及于公子矣否則恐不免世人議論也　公弗從焉
初納言以朔戴有力特見優待至此不復如舊日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馬竟身唯及其病在蓐遣醫診視曰訊所飲食頗輸
惻欵人以為異
常憲公以乏誕育信浮屠說嚴立殺生之禁鳥獸魚鼈
至見蟲之微不許殺之其於狗馬特甚有傷之而死
者有殺之而梟首者水户中納言與尾紀二公在朝
語阿部正武播磨守正鉦之子繼領忍九萬石天和中老中後甲位侍從豐後守曰
幕下之設禁蓋推不忍人之心以及鱗介也今人有
罪且不免於死況於禽畜乎故我屬每見御犬醬馬
傷人壞物輒直笞殺之耳
常憲公以女配紀伊世子綱教德川綱教大納言光貞之子時三位中將元祿十一年代立進中納言實永二年薨女尚小欲綱教于城而婚使牧野成貞故館林傳越中守成儀之庶子以父蔭給仕公家遂列國老食三千石任備後守及館林公入立掌側用人以潛卿著舊荐見貴幸不數年領閥宿五萬石陞從四位侍從比老中貞享中臨其邸增封至七萬三千石詔之三家水户中納言曰公女雖幼有故老保傅侍出在紀邸猶在城也尚且慮之不如俟其長令招婿行禮非名之正者也事遂輟成貞又在朝啓三家曰殿下到于今未得儲副諸公幸早處之納言問是出於大旨乎成貞曰否非然也納言正色曰幕下年方壯今且待之不為晚也年後無已則甲府宰相在焉又復何憂柳幕下愛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之偏無取乎宰相則有尾張世子（中將元禄六年代立進中納言十二年薨）在是亦無取邪有紀伊世子（德川綱誠大納言光友之子亦三位）不必汲汲乎議儲也成貞杜口而罷

水户中納言誠左右曰汝輩愼勿倚著於物矣凡事自執以為是者或言其非不易周旋馬剛愎自用多是之由為人情之通弊也晩節又語人曰吾惕勵內省以求寡過而未得也有三大悔事自謂善禦外患而為人所欺罔者再矣

佐藤直方（佐藤五郎左衛門山崎闇齋高足）嘗宴于井伊掃部頭氏（井伊直該少將直澄嗣子實直澄兄子繼領彦根三十萬石元禄正德間再為大老正四位左中將掃部頭）諸

老用人在傍直方語之曰凡雖小技末藝不由師傳練習而能通其道者鮮矣今有執最大事業而疎漏自得者不亦異乎衆問其故直方曰夫政令賞罰非大人君子所業耶而邦國安危所關可謂重矣古人為政博誓古訓繹聖賢言行修之已而後施於人焉今也在上之人已不屑傳受又欠講磨工夫徑取之臆裁決大事是僕之所以寒心也衆僉稱善直方以文學名靦橋城主酒井忠挙（雅樂頭忠清之子襲頗雅樂頭十五萬石徙四位左少將）每欽其德望待以客禮有德公時下教嚴禁勿建佛寺神祠至若熊野祠興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大哉公言秦皇漢武所不屑見

寺等係官府修理者一切更制委主者募造焉于時出雲國造引据故事固請不已公諭寺社奉行曰大社威靈之赫誰不瞻仰焉今令海內之民分助工事則萬姓齊贍神明呵護矣然使人主一身獨顓其奢豈我素志歟於是國造倡募天下不復費縣官財物也

米澤侍從上杉治憲大炊頭重定義子實秋月氏佐渡守種美之子明和四年代立侍從彈正大弼年四十致仕更越前守號鷹山仁恕好學招紀德民龍長愷諸儒細井甚三郎姓紀氏平世馨號平洲龍彌八字彌八號鶴臺重定義子實秋月氏佐渡守種美之子明和四年代立侍從彈正大弼年四十致仕更越前守號鷹山仁恕好學招紀德民龍長愷諸儒細井甚三郎姓紀氏平世馨號平洲龍彌八字彌八號鶴臺

先生不名一日謝德民云吾今有故晨起不覺坐睡殊失聽經之禮何以償罪乎其為世子也服食諸需歲費可二百九十兩會連年凶荒國用不支及代立儉素自克遂莫加于故國中耆老苟名一技一藝者不問內外貴賤召見侍語饗以茶菓酒飯安永中行尚齒宴招士民九十以上於城中及司農官各命其子姪家人扶掖執饌勿有客心焉侍從親撫勞之賜金錢衣服因嘆云吾生長富貴不識彼其懇歡如此嗟吾於父公分離索居不能朝夕可憾也已由是每設宴邀父公于城第自饋之歲終以為例後以米易服又恐其先期物故至春遣有司就家賜與之舉國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振莫不興起

米澤侍從不喜散樂以父公絶精其技召伶人開習每侍宴躬親演戲就請正焉嘗言吾黨不孝顧難自掩也何則所生與所養恩義愛敬之情宜均一也然值寒暑風雪想父公何狀常耿耿于衷至長刕公秋月種美長門守種弘之子享保中襲食高鍋二萬七千石佐渡守寶曆十年致仕更長門守則否少小睽違稀執謁今也相距八十里而無遐想之日謂之何哉先是藩士役于府邸者父母之病不得省視及侍從世始賜休暇雖出為人嗣者亦爾如伯叔昆弟而下侍養無人亦悉其情由而准可之以為恒例

米澤侍從云交際問遺菲薄却佳以物固易繼情亦連連也厚幣重餽雖云誠敬所致彼所勞心我乃嫌于無報而不相安而難於數數所以加疏也假令躬提小魚數尾若園蔬少許來訪云是吾所培殖是吾所釣獲則其親切率易之情可想焉彼我俱有耐久不渝者也

天明癸卯諸刕凶歉至明年庚羽饑甚當此時侍從當朝請託脚疾緩期身食糜粥藏賑濟博糴菽粟又給與鹽豉衣衾國人獲以免飢有他邦來就食斃于道路者資銀錢命吏斂葬焉此歲盛夏之際又復霖

毛利元就 安藝高宮郡人其先出于大江廣元之子毛利季光父弘元兄興元世補吉田地頭職元就繼領三百貫屬大內氏滅陶晴賢尼子晴久等畧定山陽山陰十餘州永祿年元就遙修貢獻禮數年元就遙修貢獻天子嘉美授從四位大膳太夫賜菊桐章卒年七十五贈從三位 嚴島旋軍饗勞將士云晴賢 陶晴賢初名隆房大內氏之老雖髮既全姜尾張守 不臣躬膺天譴宜其易取焉宍戶隆家 備前守 對曰爾未也是本於義隆 大內義隆左京大夫義興之子繼領同防長門豐前筑前石見安藝備後七國守護從二位中納言太宰大貳 不君自受慢諫之報也 美作守亦大內氏之老 言則被惡銛使義隆早從相良武任

雨寒冷如秋衆著袷衣或綿絮侍從齋戒詣蕃祖謙信祠堂絕食祈晴比三日天氣朗晴炎赫連十餘日侍從之休糧也父公聞之駭曰使彼身罹疾將奈我民何乃手炊飯造堂羹之侍從感泣不得已就食焉明年終傳封義弟治廣 童定之子後少將彈正大弼 而老及松平越刈 松平定信越中守定邦義子 武之子 賢田安中納言宗有德公之孫 襲食白川十一萬石天明七年特拔執政位諸老上覽政申辭免文化申傳封而老從四位少將越中守 當國時召見之優旨褒賜以章服三襲

雨寒冷如秋衆著袷衣或綿絮侍從齋戒請藩祖謙
信祠堂絶食祈晴比三日天氣朗晴炎赫連十餘日
侍從之休粮也父公聞之駭曰使彼身罹疾將奈我
民何乃手炊飯造堂羞之侍從感泣不得已就食焉
明年終傳封義弟治廣重定之子後少
越列松平定信越中守定邦義子將弾正大弼而老及松平
武之子有德公之孫襲食白川十一萬石天
明七年特拔執政位諸老上覧政中辭免
文化中傳封而老從四位少將越中守當國時召
見之優旨褒賜以章服三襲

二編 紹

毛利元就 安藝高宮郡人其先出于大江廣元之子毛
利季光父弘元兄興元世補吉田地頭職元
就継領三百貫爲大内氏滅陶晴賢尼子晴久等畧
定山陽山陰十餘列永禄践祚後供御不給曠大禮
數年元就遣修貢獻朝儀因得以擧三位嚴島旋軍饗勞將士云晴賢陶晴賢初名隆房天子嘆
美授從四位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卒年七十五贈從
不臣躬膺天譴宜其易取焉宗戸隆家備前守對曰爾
未也是本於義隆大内義隆左京大夫義興之子継
備後七國守讓從二頃周防長門豊前筑前石見安藝
位中納言太宰大貳不君自受慢諫之報也使義隆
早從相良武任美作守則彼悪能遅其毒耶元就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撃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元章云英主之語
人豈不自知

退其毒耶元就覽爾深辨稱之元就闊達善容尤愚
虛飾常言曲藝之士善柔之徒流俗所悅往往亂眞
不可不深辨焉嘗有一儒士云主公以神武平治中
國萬民欣戴雖殷湯周武莫以過之元就哈曰湯武
豈有誅臣如汝邪吾所以不及也
毛利元就管內旱暵吏請祈雨不聽身親齋戒旌死節
祿有功撫孤問疾賑救三日大雨歲大熟四境相傳
靡然傾注無幾奄有中國
毛利元就誅陶晴賢破尼子氏威震遠近而石獨不服
石山國也地險俗悍土豪數人據隘相援屢抗元就

許引軍志不知何書蓋誤記耳

元就無如之何于時赤松氏臣有妥積宗澤者奇士
也退老明石宍户隆家為元就招之不應親往效款
致諸吉田元就厚禮遇之一夜舉石州事詢其計宗
澤曰是不可力取也軍志不云乎治慮亂亂慮治君
盍省焉元就撫掌曰善矣石既為我有便使隆家與
其巨豪星合某修好以姪女女之未半歲石悉平定
毛利元就每飲酒輒酬仰天歎曰豪傑憂國之士何地
無之而同志者難覆徒求之于上下千歲耳若其幸
而相遇則海內有治安之日也又恐終不能相保全
焉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爾深難稱之元就聞達善容尤愿虛飾常言曲藝之
士善柔之徒流俗所悅往往亂眞不可不深辨焉嘗
有一儒士云主公以神武平治中國萬民欣戴雖湯
武莫以過之元就哈曰湯武豈有諛臣如汝邪吾所
以不及也

毛利元就管內旱暵吏請祈雨不聽身親齋戒惟死節
祿有功撫孤問疾賑救三日大雨歲大熟四境相傳
靡然傾注無幾奄有中國

毛利元就誅陶晴賢破尼子氏威震遠近而石獨不服
石山國也地險俗悍土豪數人據隘相援屢抗元就

元就無如之何于時赤松氏臣有妄積宗澤者奇士
也退老明石宍户隆家為元就招之不應親往效款
致諸吉田元就厚禮遇之一夜舉石列事詢其計宗
澤曰是不可力取也軍志不云乎治慮亂亂慮治君
盍省焉元就拊掌曰善矣石既為我有便使隆家與
其巨豪星合某修好以姪女之未半歲石悉平定
毛利元就每飲酒輒酬仰天歎曰豪傑憂國之士何地
無之而同志者難獲徒求之于上下千歲耳若其幸
而相遇則海內有治安之日也又恐終不能相保全
焉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浮田直家（備前人和氏家父興家世相國主浦上氏至直家纂其國併有美作稱和泉守後因羽柴氏屬織田公）疾劇顧左右曰孰能從吾死衆唯唯請與俱焉直家喜酌酒訣別記姓名于簡云必納諸棺戸川達安（肥後守）獨不肯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臣雖卑弱乎執戈赴難未曾讓于衆也如殉死則不能臣聞冥界說濶僧徒一個耶得齊天堂矣今君尊信法華盍命之彼徒彼平居安富蔑視臣等苟有人心乎宜挺身前驅以圖報效奚翅一個耳臣等武士恐相共顛墜修羅也直家洒然悟曰吾惑矣不復言殉事明智光春（小字彌平次郎光秀叛兵庫助光秀之從子）率兵西上

聞山崎敗轉赴坂本與羽柴將堀秀政（久太郎）遇於大津衆亡其衆獨投鞭湖中達于唐崎敵駭以為神既而抵十王堂繫騎於柱脚其髯云斯馬名大驪為明智光春亂湖水者竟步入坂本先是織田氏所藏寶刀重器輸在城中光春上樓呼敵曰我將從日列死也公等為吾送還之安土以完天下寶器具錄緒下因散兵縱火闔族殉之時人言視松永久秀戀戀于茶鐺殊為永炭（松永久秀有一茶鐺名平蜘蛛織田公求之數不與及其以叛被誅卵椎之而死）

柴田勝家亡後其出佐久間安次與其弟實政（佐久間安次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

此事與黃高之於李布丁公大同而小異

宇久六郎更久右衛門玄蕃允盛政之弟仕織田公屬佐久間信盛豐臣公時封一萬五千石備前守元和中移食飯山三萬石佐久間實政小字源六郎初為佐佐成政義子歷仕豐臣氏德川氏封一萬石河内守欲為舅報復南走誘畠山氏遺民據粉川霧坂諸城屢抗豐太閤不得志東歸北條氏北條氏之滅伏匿金澤要徂擊公公聞之嘆曰二子銳意仇我垂斃不屈可謂烈士哉方今海内一家宜棄怨改圖視我猶父也召見與祿爵屬之蒲生氏尾藤知定小字甚左衛門初封讃岐左衛門尉發豐臣秀長西征坐怯懦沮機刪籍放逐亦嘗獲罪亡命歸北條氏於是髡首緇衣出候路傍公大怒罵曰汝不建功自贖而服事敵國今不嘗辱我也為彼二子罪人

立命斬之知庾子勝介更金右衛門仕細川氏領三千石死于廣島役

千利休千宗易田中氏更千氏稱利休性嶺蕭洒尤精茶事王公以下好事者爭執弟子禮終以風流擅名一世豐太閤聞其多植牽牛嘗託試茶晨訪之不視隻蓋以為告者誤也有悔色既而入茶寮見懸蔦挿一朶凝露裊裊清爽可掬公特喜其高趣

千利休之死非其罪也太閤嘗微行過東山見一寡婦年可三十餘祥花間容色絶美問之即為利休女數投書招之不從云妾有數子願守節公求之利休利休曰賣女而進我之所愧也竟不應命公深銜之居

今日茶人誰有此雅量

藏餘大德寺橫山門利休與古溪和尚（名宗陳越前人）議刻
己木主併上梁文竟之楣間適有諸其賞鑒有私者
遂以此被罪賜死也利休聞命神色自若掩花熹茶
招衆訣飲令弟子宗巖出所蓄書畫器物普頒之知
舊而取織部茗盌及其所自製茶匙與宗巖曰一飲
一會是我所望夷然對使者刎腹
東照公之在名護屋也（慶長前利家逝營）營下有清泉會天旱水乏使吏
監守焉前田氏厮役來乞不得忿而爭鬪兩營見之
出援者殆乎數千人本多榊原等祖禍居間不能解
事殺矣于時服部正成渡邊守綱（正成守綱共稱半藏為統長衆謂之
半藏守綱後改忠左衛門）竊率銃手三百趣利家陣後欲衝其
中堅也利家曜馳使制其衆於是太閤命利家徙營
他所
水野勝成（六左衛門）嘗寓于佐佐成政（內藏助事織田公封越中後降豐臣公公）之士有阿波鳴門介驍勇冠
軍每自比鳴門奇絶衆不能超也勝成聞而嫉之會
有某役親詰問其所以各請明旦較後先鳴門踴躍
辭曰僕但襲稱父祖耳公無乃誤聞乎且公之豪武
僕安敢當焉勝成強之不可乃還嚮衆嗤笑不以為
意爾夜鳴門屢聽勝成蓐食擬進殊而後蘇扶從者

信午越人之言

嘯使人吉勝成曰今日先登得非公也耶勝成怛怩
不能自容
越後士班鳩平次去國漫遊客于肥後庄林隼人為加
藤氏勸之仕諮其祿秩平次言得飽口腹而足焉隼
人不信曰我聞子在上杉氏為二千石盍亦其情平
次答曰衛舊功於新國越人之所恥前日所食食于
其功也今未輸尺寸効求厚自奉是我處苟取之污
而主公招濫與之謗也乞自今以一先鎗充五百石
瑣瑣斬級為算外矣清正快而聽之從赴朝鮮七先
登竟陞三千五百石平次常言士微有幸生規利之
念必失事機而敗亡隨之唯以戰場為葬地默後乃
得成功也
加藤氏前隊吉村又一與敵戰而暮清正將收兵遙麾
庄林隼人使馳而厮焉森本儀太夫在傍恚曰臣與
彼共事未識孰優也今君遽取彼而近捨臣臣何面
目接于衆哉清正笑曰諸將皆我腹心舉措應時耳
今只要完師退非彼不可若夫擢堅挫銳鼓動一軍
汝之所長也他日遇強敵難支更煩汝也已森本欣
然而罷
加藤清正召其老三人于廳指一侍童曰此兒雖幼有

若將之言誰不悅服

罪當死宜峻昏暮行刑也三老私謂是等瑣事循勞
我輩予遂誅之年後值秋月清寥清正張宴觀樂至
仲光報子代君之矛嘆云古人忠悃可尚矣嗚呼為
人臣者君言可怒諸因愴然久之三老始悟其微旨
報魄不敢俯見

薩摩宰相島津義弘嘗語其兄龍伯島津義久父曰陸奥守貴久其先豐後守忠久以源大將軍賴朝庶子補薩摩守藏職攝大隅日向事稱島津氏世襲其職義久剛武勝伊東大友諸族併三前三後任修理大夫爲豐臣氏傳國義弘薙髮號龍伯爲三位法印卒年七十九曰近來無事漸趨偷惰年少輩凌虐流蕩忘返臣欲嚴督之何如龍伯曰善矣吾亦思之而難其人今誰得而監之者

宰相曰臣未之得也唯君所擇龍伯曰無已則吾自為監卿且副之夫為監有道宜先修己而後匡督之使之感愧自省耳不可使之感泣而止

島津龍伯居室圖畫和漢古人事蹟皆暴虐無道喪家國者也嘗訓家人云五善易就一惡難去覽暴君昏主所以亂亡者而時內省焉則自為善事也

黑田如水在柳瀨及北軍陷中川氏中川清秀稱柳兵衛攝津久從荒木村重邑于茨木村重之叛攝邑降織田公增封三木遂屬羽柴氏死于柳瀨四郎兵衛掖其子吉兵衛去曰事危矣吾將致命汝宜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擊攘録』　請求記号 863-27
ガラス使用